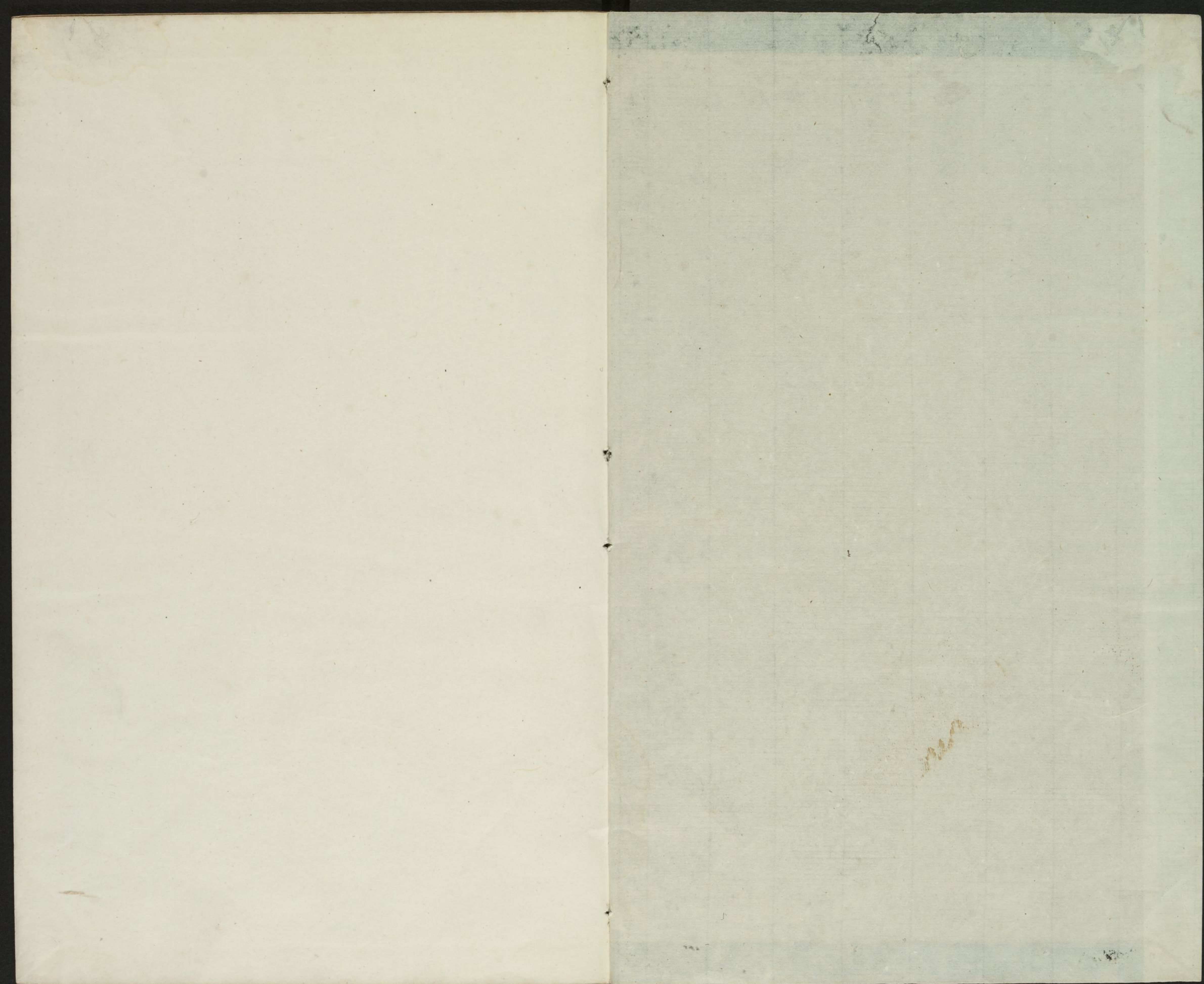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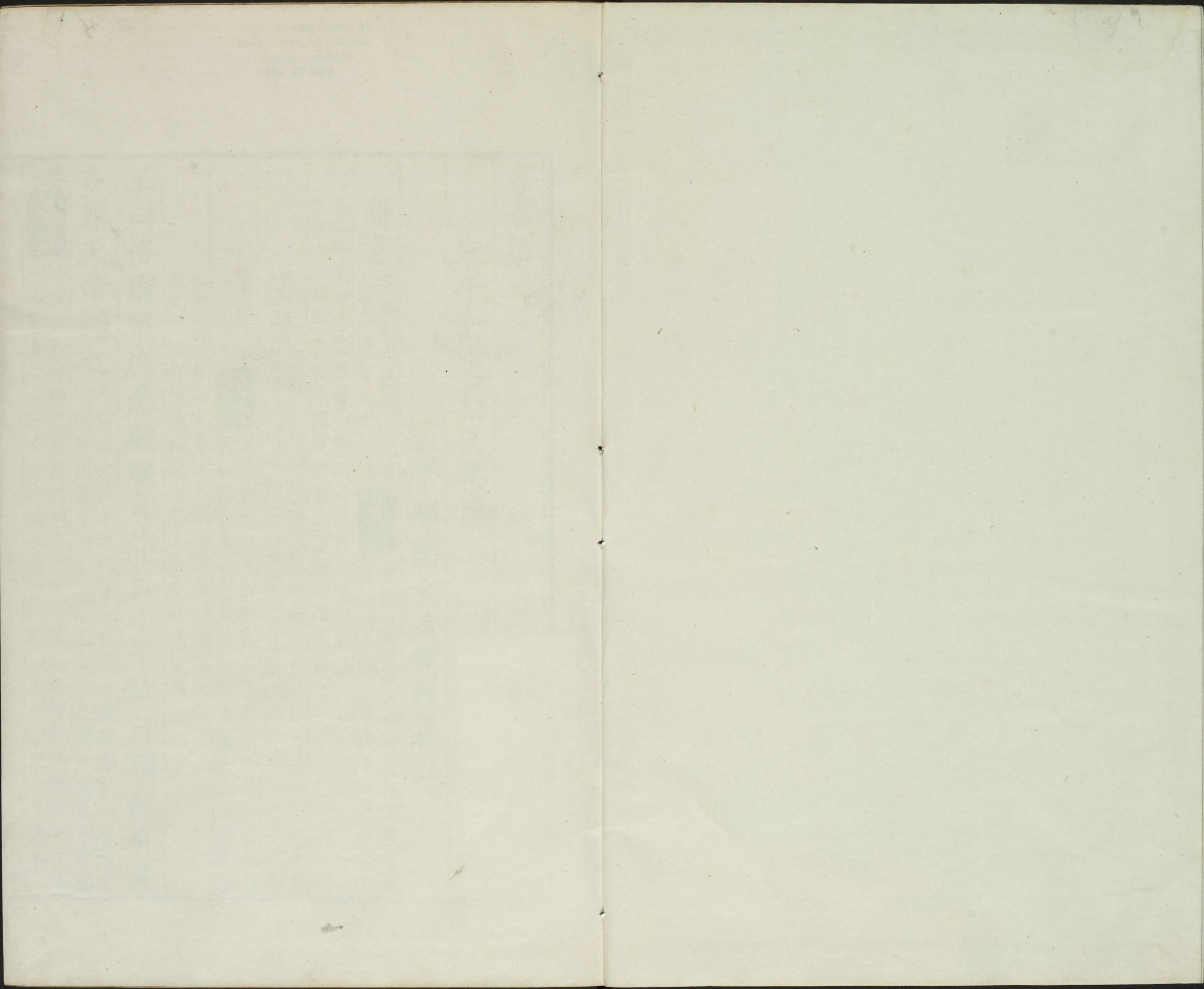


T 110/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SIAN LIBRARY  
1207 EAST ASIAN BUILDING  
CHICAGO, ILL. 60607

書卷第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  
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纂註

史記湯黃帝後帝學生契為唐虞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名

天乙都亳今濟陰亳縣○鄭氏曰商在太華之陽湯在位十三年崩壽百歲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眾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

者也今文  
古文皆有

輯錄

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史記

但書湯放桀而死書武王則曰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儒用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

也亂  
纂註

張氏曰天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乎曰天以天下之心為心天下之心以賢者之心為心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以民心卜者多以

賢者之心卜之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

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燄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

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眾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

亦聞汝眾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

極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夏民之願也○新安陳氏曰湯之興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一節可見商民

以一己為心湯則以上天為心蓋是時夏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

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

必往

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

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

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

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

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言之

纂註 呂氏曰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炭

而商民自在春風和氣中也○張氏

曰人情莫不惡死而好生今欲與桀偕亡疾之甚矣○新安陳氏曰此一節見

商民以一國為心湯則以天下為心蓋是時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

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纂註

新安陳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民民欲其速亡如

此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之所離即天命之所棄也天命湯

伐之湯敢違天平湯之誓師拳拳惟以天言曰天命極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

之罰非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

鈞其心一也堯舜之授受禹啓之傳繼湯武之征伐事雖不同其順乎天適乎

時合乎義一而已矣○愚謂禹征苗有誓啓征扈有誓胤侯征羲和又有誓皆

証所當征名正而言順若湯之伐夏而亦有誓何歟蓋誓者臨眾發命述其興

師之意故禹也啓也胤侯也猶可無誓惟湯則不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

天之所啓我固違之是逆天矣有如此意天下皆知惟毫之民不知故有議湯之稱亂者有咎湯之不恤我衆者有止湯以夏罪其如台者而湯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非敢於稱亂也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衆也將以恤天下之衆也雖以夏罪無如我何而不止者將以救彼之願與偕亡而不得者之苦也此湯之誓所以專爲毫民而發也其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體不得不勵士氣而一人非誘以利休以禍而強其從我也吁湯之不幸乃天下之大幸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

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輯錄**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先生曰正是解他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

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

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如今人做時文相似夔孫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

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

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纂註**

新安陳氏曰觀湯之慙湯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

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如此○鄭氏曰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

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

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也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凡湯之表正纘率乃所以奉若天命也何慙之有此以天之生湯者釋之以見湯

**通志堂**

通志堂

之順乎天也。○呂氏曰：以湯勇智如此，惟循常行之理而已。○真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以為不獨愧於人，亦愧於天。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

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

**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輯錄**

問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註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被安得不忘之未知，是否先生曰：是賀孫林氏曰：桀召湯而囚之，夏臺以戰戰懼非辜之。言觀之史不虛矣。○陳氏經曰：德言令聞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  
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

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繫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纂註**

林氏曰：稱湯之盛德，首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者，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湯之心清淨寡欲，湛然不動，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

不足以動其心，則其伐夏救民，果有利之心乎。○葛氏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於人君心術之正邪，心術一正，則君子進，小人退矣。君子心惑於聲色，則便辟之臣得志，貪於貨利，則聚斂之臣得志，有功德者官賞何由及之，不邇不殖，乃懋德懋功之根本也。○孔氏曰：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林氏曰：用人惟己，如自己出，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新安陳氏曰：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一言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所以克仁者，實自不邇不殖之無私欲始歟。○愚案傳訓懋為茂，又謂與時乃功，懋哉同義。○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而後實訓勉，此當從之。

通志堂

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

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

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棗盛湯使毫眾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来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集註**新安陳氏曰民之戴商如此何慙之有此

**佐**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集註**林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善者必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桀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容心哉○復齋董氏曰推亡

固存一句乃總結上意○愚案此章傳義與前題下語錄不同林董得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

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與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溯流而源要其

**輯錄**問禮義本諸人

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為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為湯若不恁地

通志堂



便是惟聖固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問若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不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得已衆人恁地着心自是操資孫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内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誅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先生曰只是箇心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是要心觀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此兩事耳

**纂註**

唐氏曰聖人德貴於日新故繼以懋昭大德以義以禮所以日新其德也○太史范氏曰神宗在東宮王陶講志自滿九族乃離神宗言九族乃離微子之去是也○王氏十朋曰聖人於事與心無所事於制所以然者使後人有可繼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德與中皆當兼體用而言德即人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大德云者全體大用無非大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矣由是而建中道之標準使民之罔中者皆惟我之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中之體用亦無不備矣然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之要也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以義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是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所謂垂裕固禮義之餘用也亦即昭德建中之餘用也非昭德專以建中于民而禮義專以垂裕於後也○陳氏大猷曰能自得師則天下之善皆歸於己故可以王謂人莫己若則驕矜侮慢善日消惡日長亡之道也好

問則衆善集故優裕自用則能有限故狹小

**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

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子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案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纂註** 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之自警也湯豈昏暴者哉此亦虞廷以傲虐戒舜之意○愚謂君臣人倫之大經也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耳苟一爲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囂然以逞者其不借以爲辭乎故湯以自慙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則顏忸怩而心不寧已久矣天人交迫但知爲民除害而非以爲己利也及桀已放夏已亡而天下之不吾釋然後慙於逐君而代立聖人之本心於是愈不自安矣不有仲氏之誥以明其不得不爲之意與不可妄爲之理則何以暴白成湯之心事而陰折來者之姦謀自是而後昏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以藉口也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

**王曰嗟**

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

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

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

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繫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古之聖賢纔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實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

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賀孫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安國以為降善便是無意

思衷不是善只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泳問降衷于下民云云先生曰何

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物箇箇

有一精當恰好底道理此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

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彜張子所謂萬物一原又自不同彜是常道有物有則則

字却似衷字天之生物必有箇當然之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耳有耳

之則目有目之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曰明目之則也聽曰

聰耳之則也故民執以為常道也若說降衷便是秉彜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

一原亦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

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

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為準則而取正也詩書所

說便是有箇人在上恁地分付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

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便是有主宰意溥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復卦一陽

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自分明

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道夫陶安國問降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同異先生曰

**註**

孔氏曰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真氏曰成湯有天下

之初即以此自任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後秉彜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

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原則自成湯始新安陳氏曰諸家解若

有恒性一句皆屬下句以為皆君之事蔡獨屬上文以為人性本然之天若字

輕說克字方重說天賦人受本有恒性君不必容力於其間也至於修道之教

使人各安其道則方有賴於君焉蓋諸解以惟后對惟皇上帝作兩股說蔡以

通志堂

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

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

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輯錄**問天道福善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天莫之為而為天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

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天神后請罪有夏聿

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輯錄**賁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罪人既黜伏天命既弗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東齋集傳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曰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俾予

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愒淫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彛法即就愒慢也匪彛指法度言愒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

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輯錄**楊尹叔問簡在帝心註簡閱如天檢點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

纂註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己身有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寓可指之罪然後為罪也蓋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所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罪則君致之君有罪乃其自取夫以一人之身臨莅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歸其身必使

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天之所任論至此則獲戾於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墮也湯誥一書多兢業之意○新安陳氏曰此所以繳結篇首降衷有性綏猷之言深味之成湯可謂知君師之職矣

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纂註新安胡氏曰歎息言尚克相與於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是盡其忱誠則乃亦有終焉否則未保其所終也曰尚曰亦皆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忽之意實兼人已而言不特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新安陳氏曰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論語摘其要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但書詳而語略耳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輯錄商書幾篇最分曉可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麤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廣伊尹書及說命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廣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大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

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書序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

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案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輯錄**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設使聖人復出也便未易理會在格言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孟註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邪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年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曰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可深究廣銖問書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玩其語意則是成湯沒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則是太甲服湯之喪既不明伊尹遂使居於湯之墓廬三年而克終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湯沒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喪夫服仲壬之喪而乃廬於乃祖之墓恐非人情伊川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謂商人以甲乙為兄弟之名則丙當為兄壬當為弟豈有兄二歲而弟乃四歲乎案皇極經世圖紀年之次則太甲實繼成湯而立無疑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當作如何訓釋乞賜垂誨先生曰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為之說讀書求義理以為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問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節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節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類某後考之只是方字之誤當作**纂註**新安胡氏曰序言太甲元年序周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者也人所作故稱年書言惟元祀書商史所作故稱祀此元非即位之元年乃即位之次年先王崩崩年即位踰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為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胡氏安國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君也陳氏大猷曰祠祭也先王商先祖如詩言玄王之類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尹攝祠侯甸舉五服之近者以見其餘胡氏春秋傳謂即位者告廟臨羣臣是也明言烈祖成德以訓猶五子述禹之戒周召陳文武之業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克終允德訓之早故爾吳氏曰意太甲是時不明之跡已見端緒故伊尹稱湯以訓庶幾其速改而不能後卒有桐宮之遷

**曰嗚呼古**

通志堂

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

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

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覺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纂註**陳氏大猷曰方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意日新而未可量也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呂氏曰夏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桀纒弗率天即降災感應之速反覆手爾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弗率而降災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造釁雖鳴條一日之間而基本則兆於亳邑之素也孫氏曰造為攻伐自於鳴條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數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數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宗邦終于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

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纂註**呂氏曰告以嗣德在初欲乘其天胡氏曰此一節言湯以德得人心今王繼先王之德當以孝悌之順德而通乎千萬人之心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

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人紀三綱五常之實也上

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肇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拂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輯**

**錄**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得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是說得大段地着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蔚曰如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

經心耳文蔚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樂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泳因論尚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如某舊讀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止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如此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

**纂註**

張氏曰父子兄弟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傳曰禮義以為紀○賈逵註國語云先民古

賢人也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纂註**

孫氏曰敷求求

之非一方也如立賢無方○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宜求賢以遺後人也

制官刑傲于有位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

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于蒙士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

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

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

**輯錄**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

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止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

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答吳晦

叔具訓于蒙士吳斗南謂古者呂氏曰古成童習舞恒舞則為愆歌以墨刑人以蒙蒙其首恐不然廣

生○史氏仲午曰意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者尹未指其人明言姑曰先王之制官刑如此而徐為之謀後遂營桐宮不使狎于弗順焉

○真氏曰狗如狗葬之狗蓋以其身陷于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

不諫亦有刑也○左傳昭十四年昏墨賊三者皆死刑○薛氏曰善不必小故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惡不必多故有一于身家國必喪虞公以垂棘之璧亡其

國吳太宰以越之女色覆其宗先王之戒豈誣也或曰臣下不匡而遽入墨之重辟無乃過乎曰置臣所以正主也視主人喪亡而不之救其可貸乎重其刑

使之進而諫未必死退而不諫必受刑則雖中不欲諫亦不得不諫也○新安陳氏曰湯傲有位之官刑其條目詳防制密訓誨豫如此所以為後嗣慮至矣

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而伊尹舉以訓太甲者意謂卿士諸侯犯此已足喪家亡國況天子乎雖不指斥天子微意可見矣况臣下不匡國有常刑則傲臣

下者欲臣下以是傲天子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

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

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

**纂註**

陳氏大猷曰祗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孫氏曰以其謨之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故曰嘉言即指三風十愆之戒也○張氏曰不敬其身必納此身於風愆矣能敬其身則能如夏后之懋德繼先王以嗣德立愛立敬作善之祥惟德之慶皆自敬其身出敬立則百善從也○陳氏經曰既戒以祖訓又戒以天君所當畏惟天惟祖宗也○王氏十笏曰善祥惡殃天之不常乃所以為常也○真氏曰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殛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歟○新安陳氏曰此篇尹訓太甲於即位之初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興桀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未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

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祗厥身之一言能祗敬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祗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蓋已豫為太甲憂矣但猶包涵未明言之未至如太甲三篇之痛切耳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祖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

**錄**

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大甲如此君陳後亦好然皆寬了多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毫**

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錄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孟註

**纂註**

新安陳氏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後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

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纂註**

葉氏曰阿保通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

明命以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

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

王丕承基緒

顧常目在之也諛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天



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眾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錄** 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

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餘見大學章句附錄

真氏曰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新安陳氏曰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於先王之明德以得天下與伊尹之出身以輔先王也有先王創業之祖與尹開國之大臣是以嗣王得以承此大業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而不從哉

**惟尹躬** 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

**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闕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闕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

**輯錄** 問古註及諸家皆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先生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答潘子善

**纂註** 蘇氏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言君臣一體

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福同也○呂氏曰自周如周于德之周謂君道周備無一毫虧闕也自周之中自有有終之理○新安陳氏曰既以桀之無終戒之又以不敬而不君者戒之無終則累於相臣不君則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儆之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念聽此史

**輯錄** 問諸家皆於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之言

**纂註** 真氏曰辟不辟之言殆甚於漢人之所謂帝不諦也然漢君怒而誅之太甲雖以為常無所念聽然不聞其怒也此所以卒至於思庸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母顛越其命以自取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覆亡也

**輯錄** 儉節制也語註

**纂註** 新安胡氏曰永圖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真氏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踈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若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若** 湘志堂

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真氏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踈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若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湘志堂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

以懌萬世有辭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

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以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

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作虞人說如何先生曰**纂註**唐孔氏曰枯矢未也○陳氏大猷曰言欲永終

汝所當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王氏曰語靜之道則曰慎乃儉德欽

厥止語動之道則曰若虞機張率乃祖攸行○陳氏大猷曰萬世有辭所謂永

圖也○林氏曰萬世有辭所謂相亦惟終也○新安陳氏曰罔不祗肅言湯之

敬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曰有終曰永圖曰萬世有

辭勸之也曰罔克有終曰自覆戒之也此章仍是以先王始之以尹躬結之王

能盡其責也尹本自任以天下之重又受先王托孤之重任**王未克變**不

故告戒之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與尹躬相關繫收結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習也弗順者不

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我也我不可使其

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於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

是訓之無使終身**王徂桐宮居**迷惑而不悟也

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

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

以發次**纂註**新安陳氏曰伊尹此舉蓋處君臣之變者知太甲之性不過中

篇之義人平日誘以為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善之大臣惟一伊尹而

已孤忠不能勝引誘之眾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遂營桐宮以居之此不言之

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重如伊尹之開國元老大忠大公者能之而非

泛焉之大臣所敢為也又案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伊尹

-5 185 35 895" data-label="Text">

習與性成之一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與性成以氣質之性言天地之性氣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太甲

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作書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

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民非君則不能

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

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事雖不可見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於桀必盡其

忠誠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乎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為之孫始皇宜有餘殃故扶蘇為之子天也

○陳氏經曰若人事不盡而一切諉於天太甲之書不作桐宮之居不營而謂太甲不明天實為之則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合命之道矣

○呂氏曰使太甲不改事將若何今既克終喜慰何如哉玩味實字可見○新安陳氏曰克終厥德即前篇所望其有終者也此所謂萬世無疆

之休即前篇所望其萬世有辭者也前願之而未得今得遂其所願向也湯緒幾覆今也自是可久先王之望遂矣伊尹之責塞矣其欣幸為何如烏得不因其遷善之一初而許與期望之於悠久也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

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

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拜手

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墮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

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

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

已豈居成王之下乎輯錄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

其妻纂註新安胡氏曰伊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保方賴伊尹正救以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

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纂註新安陳氏曰惟明后與不明于德相應太甲自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

謂不明于德伊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為明后者許與期望之豈苟然者修身本諸身者允德協下微

諸庶民也誠實之德乎契人心其身修之驗歟先王子惠困窮民

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

**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侯竝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

**輯錄**

其

**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

**無斃**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

**輯錄**

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素視

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賀孫

**纂註**

陳氏大猷曰人君修德須就受病處藥之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思恭

也既立不明背棄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病根去而德成矣尹躬君不及堯舜太甲德成尹責始盡是承王之美於無窮也○張氏曰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能有所立舜不以堯為的則不能重華孔子不以周公為的則不能大成顏孟不以孔子為的則不能傳道統視乃厥祖欲太甲以成湯為的也○新安陳氏曰伊尹提起先王子惠而勉以視乃厥祖然後以朕承王休結之仍是以先王尹躬對言以警動期望之也○愚謂太甲之心前日

陰霾昏蝕一旦天日開明迪哲之資誠不可及矣孝恭明聰四者修身之要允德之目也

**太甲下 纂註**

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

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

**纂註**

真氏曰敬誠仁

竝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

通志堂

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故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

**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

**無輕民事惟**  
無母通母輕民事而思其難母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難受異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

**難無安厥位惟危**  
難無母通母輕民事而思其難母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難受異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

**偏也**  
乎情之

**輯錄**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汝心止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格言

**纂註**  
陳氏大猷曰忘其言之逆順而揆諸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為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為逆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臣下之言固嘗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為戒

**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君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  
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

**通志堂**

失在此固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纂註**

林氏曰自古受託孤之寄者於進退之際可謂

至難為幼主者類多血氣未定趨捨未堅苟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則吾退而小人乘間以進必將以辯言亂舊政而胎國家之禍矣所以伊尹明告以堅其心而遂示以引身求退之意焉○陳氏曰伊尹為桐宮不得已之舉必輕寵利然後可絕天下之疑而杜讒賊之口使功成居之有一毫利之心則好議論者安知不以前日之事為疑乎所以作書未終而歸志已露也○新安陳氏曰老氏曰功成而不居蔡澤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伊尹聖之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向與於我自憐然從湯以後則以身任責不容釋矣不幸湯崩主少不明幾覆商祚身任此責愈不容釋矣不得已置君於桐以身攝政蓋既以身任重不容不犯臣子之大不得已而非可諉其責於他人也觀其告成拳拳言言忠愛必以先王尹躬對言幸而太甲悔過修德遂亟復政於君欲奉身以退尹至是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下無負於天下以身任重可以釋矣由其任重恐恐不勝之心而復還耕莘置器自得之身其欣幸當何如哉此而不退則寧無貪戀寵利之疑置君於桐大不獲已至忠至公之本心誰白之者伊尹可謂自任之重自處之審矣使湯有太甲為之孫而無伊尹為之佐其不一再傳而斬者幾希尚何六百年之敢望哉○愚謂伊訓作於太甲嗣位之初重在謹始故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太甲上篇作於不惠阿衡之時重在謹習故曰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中篇作於克終允德之後重在懋德故曰王懋乃德無時豫怠下篇申言懋德之意重在謹終故曰慎厥與又曰慎終于始蓋方其未悟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也又惟恐無以善終伊尹之於太甲先憂而喜後喜而憂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如此

###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

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

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

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纂註**

蔡氏元度曰常厥德所謂德惟一不常厥德所謂德二三惟一為能常○新安陳氏

曰一者無雜無息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間斷者也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

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

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

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

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輯錄** 正 銖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是純一而不雜德至於純一而不雜所謂也  
 至德也所謂純一而不雜者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  
 欲間雜之猶易之恒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  
 固有同德意而非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先生曰此篇先言常德庸  
 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  
 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賀孫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  
 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

之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  
 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

之降災祥 **纂註** 張氏曰一者純乎天理二三者雜於人欲天理無往而不吉  
 在德故也 人欲無往而不凶以其體即凶也○林氏曰降於天者為災

祥受於人 者為吉凶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 **輯錄** 終始惟一  
 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乃日新這箇

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 **纂註** 張氏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  
 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德明 即位已久此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天命

其德亦當俱新○陳氏大猷曰終始惟一此言修德之當一也○新安陳氏曰  
 太甲復位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自傲如此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仲虺告湯  
 亦如此是日新乃太甲乃祖之家學也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  
 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  
 始惟一焉視湯之銘發明精密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  
 材者能也左右

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  
 也為下為民所以定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

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 **輯錄** 問左右  
 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何所指

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諸家說  
 不同不知此四為字當作如何音先生曰為字竝去聲為上者輔其德而不阿

其意之所欲為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時舉賀孫因說如逢君之惡也  
 是為上而非是為德為官室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是為民曰然伊尹告太

甲却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明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傳  
 說告高宗語意却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傳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

尹告太甲前一篇許多說話却從天理窟中找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  
 句句是天理又云非讀此如何看得道理透見得聖人許多說話都是天理又

云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 **纂註** 林氏曰任官大臣至百  
 又說 論其難其慎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節 執事也左右侍御僕從

之類或以左右為大臣非也自古賢材在位天子左右苟非其人則勢不兩立  
 小人必勝君子必危欲賢材之任官非左右惟其人不可也○張氏曰尹欲堯  
 通志堂

舜其君則為上為德可知欲堯舜其民則為下為民可知○陳氏大猷曰人君莫不欲日新其德然或不克終者由小人蠱之則不聞斷於己亦必聞斷於人也故又告以用人之道所以貴於用有德有能而必得其人者蓋臣職在於致君澤民為上則欲輔成君德為下則欲澤潤生民所繫之重如此任用之際其難之而不易謹之而不忽待之協和而無乖信之專一而無二此言用人之當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

**無常主協于克**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

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輯錄**問德無常師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為精密何答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在彼為善或在此為不善或在

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

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

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尤精大雅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

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德無常師四句上兩句是教人以

其所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道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於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意蓋如何知得這善不

善須是自身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非善惡瞭然於心目間合於此者便是

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他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

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恐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固不吉德二三動固不凶纔尺度不定今日長

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識矣曰只是如此曰看得道理多便於這般

所在都寬平開豁都無碍塞如蜚卿恁地理會數日却是恁地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少被他這箇十六字碍又曰今若理會不得且只看自家每日與不一

時便見要之今却正要人恁地理會不得又思量但只當如橫渠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且放下着許多說話只將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又曰這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

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鏑得些這說得也好頃之又曰舜之言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道夫問橫渠之言如何曰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是主良心道夫

**纂註**

陳氏大猷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



之或間然後盡一德之全體尹既言惟一之旨復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於善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亦無常主必貴協合統會千克一之地謂一以貫之也○新安陳氏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殊一本處融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精以擇之也即所謂惟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以貫之也即所謂惟一也南軒張子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為精密深味之伊尹之言即自惟精惟一充廣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摘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俾萬姓咸曰大其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之心至老不變也如此夫

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

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纂註**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嗚呼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報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母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于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

**纂註**新安陳氏曰觀德觀政欲太甲致謹於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之見於行事者又謂一德雖全尤不可以自足矜心一生而匹夫匹婦有懷不得以自盡則一善之或遺即一德之有虧何以大有成於天下哉此節言后非民非后及不可使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其與舜命禹以精一而未及於眾非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亦有合焉伊尹之學其樂堯舜之道而有得豈不信哉

**盤庚上**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於股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輯錄**盤庚更沒理會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通志堂

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要詰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只為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是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賀孫顯道曰商書又却較分明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庚依舊難曉曰盤庚却好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為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元德問盤庚如何曰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至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如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詰令如此好一場大鵲突尋常讀尚書讀了大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着靴過盤庚却看說命然高宗彤日亦自難看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人傑

**纂註** 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王都耿矣亳殷亳之殷地殷者亳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吳氏曰此書說者多言某篇為告臣某篇為告民某篇為兼告臣民以余觀之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開論事之繫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繫乎民者主民言之君心初無適莫臣民皆欲其盡曉也○林氏曰遷都利害甚明而臣民傲上從康誠常情所不堪盤庚諄復懇到曉以利害禍福之理不啻如慈母之於子非優游不斷不能奮其剛決也蓋從容開諭使其曉然中心悅從以共享安利而無絲毫之牽強所以為王者之政也又曰耿地障

塞沃饒易以致富富家巨室久居殖貨閭閻細民則苦蕩析離居今遷亳乃小民之利而巨室所不欲故為浮言以搖民情此三篇所由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

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眾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以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

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於耿固

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既

爰宅于茲以下疑有關文茲指耿邑當有說水患之語然後繼以重我民無盡劉今所以欲遷者蓋重我民生無盡殺之此地之理此地蕩析於水既君民不得相正以生矣所以卜以稽之而必遷也○孔氏曰其如台其如我所行○林氏曰古者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縣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衛文楚丘之遷亦曰降觀于桑卜云其吉是也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

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註

薛氏曰不遷故罔知天之斷命則遷乃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

之烈則遷乃欲紹復先王之業也。陳氏經曰命在天而曰恪謹天命天其永命何也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勅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使盤庚不遷都而苟安于耿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林氏曰一毫不應湯都盤庚遷而謂之二邦太史公謂祖乙自耿遷邢汲冢紀年謂祖乙遷奄此不可據意者更有遷而史失之歷世久遠不可臆決也

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什也由古文作𣎵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藥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什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

我國家之命于殷以繼復先

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魏氏曰書言由藥由字左氏傳註木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

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藥本作櫛今作枿書由藥孟萌藥皆作藥李巡曰枿榘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閒曰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徐氏曰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呂氏曰京師為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陳氏曰大猷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

盤

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敷教服事箴規也耿地瀉鹵塾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

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瀉鹵塾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母得過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室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去舊即新之區畫之類又曰遵故事則人情不駭

盧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達微辭則人情不壅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

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

私心也無與母同母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

纂註

王氏曰凡言若曰或史述上言而代作非其自言。陳氏經曰當謀去其傲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者懷久安而不

為後日慮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陳氏梅叟曰盤庚戒諭羣臣惟汲汲於治其心耳黜乃心再見於首篇末肩一心申

通志堂

嚴於中篇不宣乃心恐迂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我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古我

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

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

弗知乃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

過言以惑眾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收箴在外則不和言言于百姓諛諛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皮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

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

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

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德掩晦遮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不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

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

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

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

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

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纂註** 蕭氏曰言不欲遷者徒為順民之虛名遷則為安民之實德○李氏杞曰言不遷似姑息若可以得虛譽然民被水

患而不救豈實德乎無實德及民乃敢大言欺眾謂自汝祖世有積德及民可乎○林氏曰黜私心而施實德欲其愛人以德而不以不遷之姑息為愛也○

夏氏曰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有積德及人也○陳氏大猷曰不遷則徇人情而患在後雖若愛民實害民也遷則若拂人情而利在

後雖若勞民實福民也在位以使民不遷為有德於民故戒之如此此章總告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新安陳氏曰前言猷黜乃心此言克黜乃心是前言

所謀為之者今真能為之矣所以贊其決也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

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

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纂註** 唐孔氏曰惰農對上服田力穡而反言之○林氏曰

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

原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信屈聾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甚近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

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

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

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

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吉好也先惡為惡之

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亦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

眾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而先不樂遷民亦從之是謂先惡○陳氏大猷曰恫痛不急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蓄之意既先惡於始又護病於今後雖悔之身無及矣○張氏

曰毒曰自生禍敗姦宄曰自災言非自外來皆汝自取之罪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

舊惟新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案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

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為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纂註**

唐孔氏曰鄭云遲任古之賢史○張氏曰器惟新者

但以證人求舊爾故下文繼以乃祖父非以器喻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

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

德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

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纂註**

孔氏曰古功臣配食于廟○新安陳氏曰配對也大勳勞之人方得配食非遍及有功者此言與享如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耳

盤庚總告羣臣豈盡皆配享乎○孫氏曰前言胥及逸勤則曰乃祖乃父此與享止曰乃祖蓋逸勤不止一人配享則非有功之祖不與也○陳氏大猷曰此

以羣臣世有勳勞當與國同休戚者感動之乃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謂汝從我遷我固不敢用非罰加汝執迷不遷亦不敢用非德福汝又承上文撲滅之

言以起意而以威恐之以賞勸之也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

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

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

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我告汝以遷非易也如射之有志定而後發發而期於必中豈嘗試其有成哉

○孔氏曰不用老成人之言而遷是侮之不遷則孤幼他日受害是弱之

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

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

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

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曰死者刑之重舉重故言死○張氏曰不從遷者罪也從遷者善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轉相告語也○孫氏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也○呂氏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度量於委曲

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林氏曰使盤庚驅以刑罰而使

之遷誰敢違之今其言乃若有所甚畏者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者

得其心也得其心不過所欲與之聚爾今之遷惟欲聚民所欲而已苟以勢力

與臣民較以失人心雖能強之使遷而民心已離矣故寧為優游不忍之辭開

諭其心使知吾之本意既不失民之心亦不害吾之遷此盤庚所以為仁也○

陳氏大猷曰世主之儒者惟知徇人事所當為慮拂人情而輒沮其果者惟知

徇己事苟當為遽拂人情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以為兩全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

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

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

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離舊邦未至新邑則王庭蓋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

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於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

失朕命

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

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者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

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承奉順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之意蘇氏訓為敬傳從之恐非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

咎比于罰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

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

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丕從厥志何也

蘇氏曰古之所謂從眾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

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

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

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

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

今汝從上之誠聞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

何生在上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

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廷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今予命

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

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予廷續乃命于天子豈汝

威用奉畜汝眾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廷續汝命于天子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眾而已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

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

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

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

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與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

道以自免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

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

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

丕乃崇降弗祥治心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

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

言也案上四章言君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

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

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

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輯錄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

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邪乞賜垂

誨先生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新安陳氏曰

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大意言我不幸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嗚

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

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

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纂註新安陳氏曰告汝不易一說告

不易矣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綠羣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

亡矣汝不當偏為私已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于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胷中不至於偏私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



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新邑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敕之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

建乃家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

遷永立乃家為子新安陳氏曰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未二句應前今孫無窮之業也纂註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

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眾之情也此史氏之言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也

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纂註陳氏大猷曰為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當時傲上從康戲怠乃其故習未遷則憚以為難既遷則苟以為足未必不謂不必更勉而自可以永命矣命雖在天建立之在我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而後

能懋勉故首以無戲怠矯其舊習而新其精神也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

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歷盡也百姓讒

內民庶百官族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纂註新安陳氏曰朕志下文所言是也意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唱為事定後有罪責之說者故以此言釋眾疑而絕

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

于朕邦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纂註王氏炎曰自此至用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宏絃賁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至篇終既遷之後言欲為之意以望羣臣也此所謂朕志也○愚案立政三亳又本皇甫謐說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耿為河水地

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通志堂

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沖重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眾謀乃至用

爾眾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眾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眾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諒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纂註**

張氏曰盤庚非特不廢人謀卜者鬼謀亦不敢違之是人謀鬼謀皆以為當遷○蘇氏曰賁飾也宏大此郊廟朝市之飾○陳氏傳良曰各非

敢違卜君民匹敵之言也蓋曰吾與汝皆非私意各惟卜是用以求其宏大藩飾之事爾○新安陳氏曰此篇如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如弔由靈宏茲賁等語實難曉姑依前註觀之可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之保居敘欽

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

而我禮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無總于貨寶生生

自庸

無母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

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註**

新安陳氏曰此篇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終曰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始以朕志告百姓終以朕志告羣臣明示一人之心以通臣民千萬人之心

心告民以朕志者以釋其疑懼之情告臣以朕志者欲其審好惡之辨前日羣臣唱浮言以惑民者傲上從康其病證也具乃具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證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革傲上從康之病證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具乃具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命下能仁民生而可以永建國家無窮之基矣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

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錄**

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德明

**纂註**

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也名武丁以

夢得說於傳險中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一作諒陰古作闇案喪服四

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鷓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  
**輯錄**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語註郭叔雲問諒陰以他經考今矣  
制先生荅曰所引剪屏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剪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着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今稍高而下可作戶也來諭乃於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剪而除之似謂剪其屏而并及柱楣則誤矣諒陰梁闇未詳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諭所云不知何據恐父子細也滕文公五月居廬之驗恐天子亦須如

此書說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

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俞

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輯錄**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祖道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  
**纂註**劉禹錫曰商俗以譌引天而歐自此說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備  
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兆朕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亦何足怪又問高宗往來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〇太史范氏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〇張氏文蔚曰誠心求賢寤寐不忘此心足以合上天生賢之心矣高宗之心有以合上天生賢之心上天之心得下應高宗求賢之心〇陳氏經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萬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然此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而效其所為必有以私意用人不合於公論者若漢文以夢得

通志堂

鄧通光武以識得  
王梁豈足憑哉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

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上築傳巖在虞號之間肖

似也與所夢

**纂註**

孔氏曰刻其形象○皇甫謐曰寫其形象○史記殷本紀是時說為胥靡於傳險○孔氏曰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

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漢書音義胥靡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新安陳氏曰傳訓築

為居以今人卜居曰卜築證之蓋恥說之為賤役也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賈誼曰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古聖賢如是者多矣不必文飾其辭

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案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

據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錄**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傳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琮謂高宗舊學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毫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傳說

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往往形於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

河祖毫是說高宗是說甘盤眾未應據來暨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亦是嘗在民間來

右蓋不徒相之而必親近之也蔡氏謂以冢宰兼師保亦不必如此說得非據君薨小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之語乎此何足據

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

**言纂註**

新安胡氏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以責之納誨輔德為第一義真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於甘

盤而有得故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日兩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

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飲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

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新安陳氏曰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

遂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心以進言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土受水之沃如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矣

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

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纂註**

王氏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呂

氏曰又恐說視已為成德無以扶持之故譬如跣足之人不視地則為物所傷此高宗倚說為兩耳目一時不可無說也

惟暨乃僚罔

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匡正率循

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御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 鳴

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有終 **纂註**新安胡氏曰即相亦惟終之意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答欽子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

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

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

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纂註**孫氏曰后王君公皆有君道故曰樹大夫師長皆臣道故曰承后王

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武夷熊氏曰明

王奉若天道止惟以亂民至哉斯言千萬世為人君者之龜鑑也桀惟不知此

而湯有鳴條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會師曠言於晉侯曰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為人君者聞斯言可以

悚然懼矣○新安陳氏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大略至是乃詳及為惟

君立政之道始望君從諫自此以下至事神則難乃其進諫之綱領條目也

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

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纂註**呂氏曰高宗已造明哲之地若火然泉

聰明而後已也○陳氏大猷曰始告以從諫則聖欲其取人為善也此告以惟

聖憲天欲其與天合德也取人為善固可成性必與天合德始可以言聖可謂

善責難於君矣○新安陳氏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

有不容違者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惟聖憲天即明王奉若天道也惟臣欽

若即承以大夫師長也惟民從乂即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于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輯**

**錄**

惟天聰明至于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  
 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又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  
 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  
 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  
 邪果有功邪則賞不妄矣于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  
 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害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  
 必審其人之賢否于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開口非欲起羞而出  
 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  
 笥易以與人則不可不謹于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躬四句皆是審惟甲  
 冑起戎蓋不可有國防底意方子惟口起羞如歸與石郎謀反是也節  
 呂氏曰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上二事人加於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於  
 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知羞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于戈於在  
 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  
 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王氏曰衣裳所以彰有德無德  
 而賜之則不如其已故宜在笥○陳氏經曰當在察於篋笥之時王之用明當  
 在乎此○陳氏大猷曰信於此能明其所當用乃無不休美而無起羞起戎等  
 患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  
 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  
 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  
 也○案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

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  
 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纂註**

呂氏曰官爵及私  
 惡是蔽於私意非

憲天聰明矣○愚謂至聰明者莫如天能法天聰明者莫如聖聖則聰明與天  
 一而臣民莫敢不敬順矣然世之聰明者多明於人而暗於己故必先自治然  
 後可以治人自惟口起羞至乃罔不休聰明之見於修  
 己者也自惟治亂至惟其賢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

**厥時**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  
 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葛裘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  
 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

**纂註**

王氏曰事固  
 有善而非時

**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  
 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墮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張  
 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

**無恥過作非**

母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母恥過誤而遂  
 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  
 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纂註**

新安陳氏  
 曰啓寵納

**無恥過作非**

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遜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恥過  
 而作非則遂非而為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及成有心之惡  
 事惟醇  
 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  
 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纂註**

曰啓寵納

**事惟醇**

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  
 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之言雖為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西山記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傅

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纂註**

陳氏曰黷祀將以為欽不知反所以為不欽患預防非聰明也啓寵吝過非聰明也事神則難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

聰明矣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言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言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

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輯錄**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特傳說告高宗耳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

論儘好道夫南軒答朱元晦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傳說之告高宗

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于良弼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奭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之以

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耳此為已知者言

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

**纂註** 真氏曰忱誠誠為主何患於行乎李氏曰高宗望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新安

陳氏曰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必實見於行而後始不為徒從也又案知對行言古所未發自傅說始發之而後致知力行為萬世學者為學之法程蔡氏於此等處殊為忽略不過以得於耳解知字以信之解忱字愚以為未也觀南軒復文公說知字如此其重而文公稱賞其說如此則可見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

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於河自河往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

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輯錄**

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遜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遜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大賢如傳說高宗若非傳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傳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為故曰惟后非賢不以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

**纂註**

蘇氏曰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遜去使無所卒業乃相說也古註謂武丁遜于荒野使為太子而遜則為吳太伯豈復立哉學者徒見書云高宗時舊勞于外乃小乙使知劬勞以知艱難耳決非荒野之遜也○新安陳氏曰遜于荒野或以為武丁或以為甘盤真氏大學衍義乃祖蘇氏兼君奭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武丁即位初佐之者猶甘盤也林氏曰想自免喪而遜去況下文爾交修予罔子棄蓋高宗恐說亦效甘盤棄之而去也以此見蘇說亦宜兩存之

爾惟訓于朕

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

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

**纂註**

陳氏大猷曰訓志猶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云格心○陳氏經曰

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此篇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

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

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輯錄**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便養成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

傳說曰學于古訓止匪說攸聞古訓何消得讀他做甚底蓋聖賢說出道理在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賜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息齋余氏曰王人只從古註謂王者君奭義同○王氏肅曰王人猶君人○呂氏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非徒為觀美也大而建立大經經綸大業彌綸大化至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為

○葉氏曰前篇說惟以政事對此篇高宗訪以道學故說以道學對○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明則見諸

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為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為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為麤迹

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王氏曰求多聞而不為古訓是式則是非無



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

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 輯錄 惟學遜志其厥

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輯錄 德修罔覺遜志

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邦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

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

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

又戒以介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 備易曰君子以

虛受人書曰惟學遜志舊有人來問事他略不虛 纂註 李氏曰為學之道常

心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全不聽得賀孫 纂註 以卑遜自下為心以

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 輯錄 新安陳氏曰驕與怠最害

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厥修所以

來也 呂氏曰為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便與為

學工夫相背 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疑惟允懷于此篤信

不忘則來者積聚不散來如日知 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其所無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 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修罔覺 教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學學于入者

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矣或曰受教亦曰教教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

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 輯錄 惟學半蓋已學

爾險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輯錄 既成居于人上則

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

之講說已亦因此温得此段文義是教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

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

呂氏之說未見其為奇險且與念終始典于學相屬始竝存之以俟商訂云○  
任氏曰修乃來者可見修罔覺者不可見惟其有可見之功此厥修之進于乃  
來惟其無可見之迹  
此德修之妙於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愆過也言德  
雖造于罔覺而法

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  
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纂註**  
張氏曰監先王成憲欲  
高宗以湯為法也○陳

氏大猷曰德修罔覺則德盛矣必監先王成憲始能無愆何邪蓋先王之道德  
法度皆成憲之所在歷萬世而無弊者也佛老之學其疑神坐忘亦幾於德修  
罔覺者矣惟不知監先王成憲故學其所學而非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  
王之德是以流弊不可勝救○呂氏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臯陶唯曰  
罔愆而已○陳氏經曰自遜志至典學  
乃學之次序監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  
乂列於眾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

賢有不  
**纂註**  
彭氏曰大臣以已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人則  
可得者  
天下之賢兼收竝蓄庶位皆得其人○陳氏大猷曰君莫大於  
務學以進德相莫大於為君以求賢○武夷熊氏曰嘗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

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旦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  
考之虞夏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八元八凱則高辛高陽之才于史記禹稷  
契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為臯陶子臯陶即高辛才子庭堅也周以  
親親為重武王兄弟九人皆列為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為上公一時大臣  
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

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亦鮮矣○春秋孔門  
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矣周公諒亦知其  
未廣也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  
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賢  
則有德是視故不間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矣立賢無  
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為世  
法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  
下皆仰我

德是汝  
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  
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梅為喻

至此又以股肱准人為喻  
**纂註**  
新安陳氏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而相  
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作聖則無

以慰人心之仰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  
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  
**昔先正保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

**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

**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  
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

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  
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

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  
 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任之重如此說起版築為相迹與尹同則其自任不  
 可不與尹同○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之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  
 者當志伊尹之所志○真氏曰學者口不  
 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

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  
 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  
 信無嫌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于眾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  
 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傅說為商賢  
 佐果無愧於成  
**輯錄** 惟后非賢不又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  
 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本意如此問  
 者疑其成病固察之不詳而答者亦無一人說破此意何邪答或人伊尹告太  
 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  
 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贖于祭祀  
 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

**高宗彤日**

高宗彤祭有雉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  
 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  
 為題今文  
**纂註** 高堂隆曰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雉雉升鼎皆  
 古文皆有  
 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雉鳴也於  
 彤日有雉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  
 是  
**纂註** 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及助祭之賓客皆  
 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祖己**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  
 昵昵者禰廟也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雉雉之  
 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  
 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纂註** 蘇氏曰武丁不  
 神又豐于親廟儉于遠者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傳說祖已皆先格  
 而正之○孔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  
 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王氏曰祖考罔非天嗣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使改  
 所謂正厥事○新安陳氏曰案此諸說不過當先格正王而改正其事似不必  
 分為兩  
 截工夫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

**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  
 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  
 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  
 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已言  
 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  
 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

**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  
 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

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雖雖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雖雖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

其如我何邪

司主庥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

**纂註** 孔氏曰昵近也

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氏曰昵考也謂禰廟○陳氏經曰為雖雖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末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呂氏曰災異有二失道之若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略過豐飛雉隨即應之比雖過於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天既賚之過失微形天遽警之固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黷於祭祀禮煩則亂說已知高宗之偏在此言哉惟艱領略警省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氣質偏厚者尚難變乃知之果為艱也此篇為雉雉作而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公之道示之非祖己諷諫不敢直言蓋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

###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案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

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此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 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

### 輯錄

天既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心來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卹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般說得平個銖問西伯戡

黎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為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武王未稱王亦只稱西伯而已銖案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戡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黎在漢上黨郡壺關紂都朝歌上黨在朝歌之西北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近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耆即黎也音相近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乞賜垂誨先生荅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關之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昏迷耳道夫問孔氏傳謂書序是後人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止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故天棄我不有康食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

**不迪率典廢** 新安陳氏曰詩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以豐穰為降康則壞常法也

**纂註** 不有康食為天降饑饉明矣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蓋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為私欲所蔽而不能省察也惟不自省察其天性是以不導迪率循乎典常凡此皆謂紂耳

今我民罔弗欲

**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

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

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

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紂既無改

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眾多參列在上乃能責 **纂註** 呂氏曰責命于天其命於天邪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於予天未喪斯文桓魋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

匡人其如予何是也 **殷即喪亡矣** 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

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

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

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 **纂註** 張氏曰喪亡不俟終日將

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纂註** 在即日也林氏曰即喪言不旋踵而亡也葉氏曰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陳氏經曰善有善之功惡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王氏十勿曰指乃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辜功

猶言罪狀。蘇氏曰：功事也。指視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況於天乎。呂氏曰：伊反歸于家，亦無咎。周之辭大，凡作事黨友親姻以為是，未必是。至仇敵亦以為是，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也。○新安陳氏曰：指乃功當屬上文，傳連下文解之，文勢未順。

###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詰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纂註。孔氏曰：微，圻內國名。唐孔氏曰：鄭玄名篇今古文，文皆有。



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呂氏曰：天

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為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陳氏經曰：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際，每見於悲傷惻怛之時。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

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唐孔氏曰：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王氏肅曰：箕子紂諸父。○家語曰：比

于紂諸父。○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孔氏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我紂也。○釋文以酒為凶，曰：酗。○呂氏曰：沈酗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為體視同己過，以商家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新安陳氏曰：敗于下對陳于上而言。祖宗在上，如彼；而子孫在下，如此，忝厥祖甚矣。深歎傷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穴。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

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穴，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

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眾，暴寡方起，讎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于此。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孔氏曰：草野竊盜，曰父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

顛隕，若之何其。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

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隕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持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孔氏

曰我念商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汝無指意告我商邦顛隕墜墜如之何其救之○呂氏曰欲遜荒野使耳目不聞見紂所為○張氏曰此微子有去之之意○蘇氏曰我其奔走去國若狂人然○陳氏經曰發出狂疾言憂之甚老成皆遜留者父師少師耳○陳氏曰其語助辭齊魯之間聲讀如姬記曰何居義與此同○新安陳氏曰今爾止何其傳作一串說下來文意未順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

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荅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

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荅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 意下同 孔氏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新安陳氏曰紂之惡皆原於酒若天所使乃無所歸咎之辭惟紂之沈酗方興而末艾下民化之無怪其為敵讎亦方興而未艾也

乃罔畏畏其考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悖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荅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荅之

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犧牲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穴而已哉此荅微子草竊姦穴之語 爲狙實則用當爲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息齋余氏曰周禮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註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是牲與器皆可謂之用也春秋僖十九年邾人執郈子用之謂之牲也然則所謂犧牲牲用乃一物而異名耳蔡氏以用字屬下句使兩句皆不成文何邪

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讎斂若仇敵摠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

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立之帝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去也此荅微子淪喪顛隕之語 呂氏曰箕子之意尚欲彌縫諫紂謂我言所以不行有舊云立子之疑也今王子若逃亡于外則紂疑忌之心去而吾言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不出我

通志堂

雖言必不見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王氏炎曰微子不去殺身之禍恐不獨在比干尚何宗祀之可續乎故曰我乃顛隳。陳氏經曰忠臣之於國明知天命之將絕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其亡者。新安陳氏曰發狂在毫遜以為微子若狂若毫遜而去亦通蓋微子本有欲去之意故箕子於此深贊其去之謀前後文尤相照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案左傳楚克許許公面縛銜璧衰經輿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觀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輯錄

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為狂瞶毫無所致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為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心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心不可卒立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去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續先王之國箕子為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為

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為三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強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隳然箕子以為我與受其敗猶言我起而諫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遯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強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生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為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意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惟本安國之意其言必有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為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為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為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為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為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為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



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我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避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固罔為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況汝為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為而為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先生答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亦只得為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答李時可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寓中間所解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為之說以為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為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答嚴時亨問比干之中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曰詳味孔子之言恐不只是一事之仁答李堯卿

箕

註

張氏庭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箕子微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辨也比干以死自誓無足為疑而箕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也○張氏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于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于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俟紂悔過以獻于先王後世以死生為重古人以義理為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為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為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李太白比干廟碑曰昔殷王毒痛公獨死之非指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亂之謀總其一心之眾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繫豈不重歟孔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言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柳子厚箕子碑曰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五峰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然大君人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為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知變之過矣使帝乙而知是道商之上世猶未可知也○武夷熊氏曰天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

通志堂

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一代之風俗為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扣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微子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意柳宗元之論亦深有以察乎其心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為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諸篇班班可睹陳同父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者已死其逋播遺黎真是至死不貳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未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疋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已強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以已也

### 書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 書卷第四

####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纂註史記后稷封于郟別姓姬氏傳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

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案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通志堂

當時之 **輯錄**

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

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  
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  
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攻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  
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  
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  
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 **纂註** 王氏炎曰古文太字只用大字今  
特在於此耳荅范伯崇 文遂以泰易大○顧氏曰太者大  
之至○吳氏曰案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湯  
六數桀罪未嘗斥為桀武十數紂罪未嘗不呼為受餘見傳

###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  
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

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  
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  
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  
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  
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  
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  
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不改元由是言之謂  
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

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案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  
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  
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  
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  
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  
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  
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  
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  
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 **輯錄** 顯道問先儒將十一  
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改乎 年十三年等合九年  
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爲  
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一箇  
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郵事體自是不同了 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  
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  
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人傑問子丑寅之建  
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爲正直 王曰嗟我友邦冢  
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格言

**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  
士也告以伐商之意 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  
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  
通志堂

#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

**輯錄** 元后作民父母。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須是剛健中正。出入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人傑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漢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纂註** 新安胡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母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一大父母也。○孫氏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唐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象言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一也。○陳氏經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然人雖有此靈。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為靈之靈者耳。○呂氏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

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

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削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

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湎溺於酒也。冒色。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

父兄而寵任子弟也。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剝削。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

**輯錄** 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諡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邪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個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因說文王事商。先生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大猛耳。蘇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先生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伐密。戲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

通志堂

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

**纂註** 陳氏大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竝答徐元聘

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眾惡日深也○新安陳氏曰蔡氏愚謂以下七句曲為文王文飾不若語錄盡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俊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

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

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俊改也夷踣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

**輯錄**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

**纂註** 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答徐元聘

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君子○林氏曰尸有餒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餒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由是也○林氏曰夷如原壤夷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

**輯錄**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為這一大事

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盛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挂天下挂地常如此端正纔一日無人維持便顛倒了少間脚踏天頭挂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却在做得好也由你做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纔遇堯舜都妥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

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

**纂註** 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卓

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孟子引書曰其助上

通志堂

帝止厥志未  
句意少異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

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

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纂註**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

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案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

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已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息齋余氏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謂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說百萬為億未見所本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底致也冢上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

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

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纂註**陳氏經曰紂之惡在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祇

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爾尚弼于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  
**纂註**林氏曰天之立君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為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之不能為君師也未言民欲天必從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去一紂則惡根除故永清四海堯授舜舜授禹天實與之則堯舜不可失其與之時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實奪之則湯武不可失其取之之時故韓獻子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亦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陳氏經曰君源也民流也源清則流清天下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矣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春秋三日例也○林氏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呂氏曰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

自近者始未欲以軍法例約束諸侯也○新安陳氏曰伐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篇末軍法甚明呂氏謂未欲以軍法例約束諸侯恐不然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

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籲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

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故

也犁鬲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

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

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剝落

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張氏曰即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林氏曰其者未定之辭猶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於未然之前辭當如此戎大也如曰殪戎殷曰變伐大商○新安胡氏曰案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

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錄**

馬氏曰亂治也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語註

**纂註**

葉氏曰夷人若與等夷也既有離德則視我塗人耳○張氏曰言夷人見無復君臣上下

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

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輯錄**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問

此若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諱諱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

是理否曰若全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些主宰底意思庚莊仲問大視天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

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

**纂註**

新安胡氏曰

只是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文蔚

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之意耳○王氏曰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為天吏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

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雖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

**輯錄**

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

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纂註**

新安陳氏曰于湯有光乃武王之夸辭如所謂功光祖

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孟註

**纂註**

宗云爾孟註甚得本意蔡氏於湯之心為益明白之說

議論雖深一步以失本文之意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推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

**纂註**

老子禍莫大於輕敵○林氏曰考之孟子疑此二者必有所增損

孔壁續書孔氏為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

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

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藝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

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纂註**

林氏曰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則士卒亦可言君子益贊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亦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意同○張氏曰天有福善禍淫之道顯然甚明禍福之來各以類至其類亦甚彰○新安陳氏曰蔡氏以顯道合五常言不如張氏得本文正意

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

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

天罰

斲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史記云此下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今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污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之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註**

公羊傳哀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離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離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離爾衆士其尚迪果

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離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離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離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毅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纂**

命已絕人心已去

洪大也獨夫言天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註**

真氏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離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嗚呼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

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曰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於言自然如此非有一毫作偽於其間也○愚謂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

己禮所當然也又案三篇三數紂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監哉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纂註** 陳氏曰禹征苗誓只數語甘誓湯誓則一篇武王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

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案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

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纂註** 林氏曰言日不言月上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

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

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髡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

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

**纂註** 陳氏曰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蘇氏曰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髡微闕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通志堂

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

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

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

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

姓以姦宄于商邑

肆陳荅報也婦姐已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姐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姐已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曰泰誓言紂之惡終于悅婦人收誓言紂之惡始于用婦言豈非紂之終始出於此乎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不愆于四伐五

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

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王氏炎曰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

伐手法也○呂氏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

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

故以殺降為戒○夏氏曰使其役屬於我西土

**纂註**

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過於勇而妄殺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

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義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

**纂註**

功多厚

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愚謂此臨戰誓師之辭杖鉞秉旄所以肅己之容稱于比戈立矛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古人有言至恭行天罰所以聲罪致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之事至乃止齊焉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陳之禮也自勗哉以下又勉之以臨戰之勇撫眾之仁也以至

仁伐至不仁而謹畏戒懼尚如此其為王者之師歟

#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輯錄

問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敘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鬼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鬼之既足也以歷推之當為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先生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却無結殺處只自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為王語之末有關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歷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荅潘子善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博士諸本推究甚詳

纂註

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秦晉隋亦能一

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鬼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 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鬼朔也

日故曰旁死鬼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鬼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 輯錄

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今文合但有五字差又曰越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尚書之辭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

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張氏

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孟

康曰逸書篇名今案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

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

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若無閏則

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鬼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

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鬼庶邦冢君暨百

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

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邪以湯誥考之此說為是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

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惟豐刑為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

若伊訓之方明邪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為命為冊書以命畢公

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而闕一公字也以

通志堂

為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又誤之

## 纂註

王氏曰休曰翼輔

明曰為輔翼此日者故以明日為翼日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

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

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

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唐孔氏曰生明死鬼俱是月初上云死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

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

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

工受命于周之下陳氏曰歸馬放牛此偃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既生

鬼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鬼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

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義剛問生明生鬼如何先生曰日為鬼月為鬼鬼是顯處鬼死則明生書所謂

哉生鬼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鬼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鬼加於

鬼鬼載鬼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

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

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屑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

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

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

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

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鬼之後其光之遠

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纂註新安陳氏曰諸

光盡體伏矣又楚辭集註蒼天問夜光何德章可參考纂註家多謂生鬼望

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則之則哉生鬼十六日既生鬼十七日也夏氏

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鬼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

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所以王

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也 王

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

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

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

封于命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

**輯錄** 維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先生曰前輩定○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以爲誓師固是錯連下說了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却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只差此一節 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更要考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爲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爲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爲自虞尚質厥成之後爲受命之元年廣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氏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 璘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申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云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

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寓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開不容疑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孟註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邠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至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建都自據有其土地這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者莫非勉之以王道

**纂註** 新安陳氏曰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賀孫不密韋昭註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也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千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

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虐，西伯竊歎遂執而囚之，至其叛已稱王，反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邪？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辭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云云見泰誓上傳，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眾說之紛紜惑亂當世，故修六經以示信萬世。孔子沒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

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於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纂註** 林氏曰：稱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而言言己乃有道之人之曾孫，明周之世世修德有道非一世也。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主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甫田曰：曾孫不怒。左哀二年：崩曠臨戰禱辭亦稱曾孫。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夏氏曰：俾使也。無不相率以為己使。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猶商書所謂我后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輯錄** 商人而曰我周王也。孟也。孟，陳氏曰：成命一定不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為西伯紂在東也。孟，故曰東征。士女，猶曰男女。詩中士多連女言之。新安胡氏曰：傳采或曰：玄黃之說非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眾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

反攻其在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眾離心離德持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武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輯錄**

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

此為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曰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書說觀武王與兵初無意於殺入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心非好殺也卓杵或作鹵楯也孟註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漢人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義剛一戎衣言一

**纂註**

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

着戎衣以伐紂也中庸章句  
血流漂杵杵甚之言○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膠鬲去而雨甚王遂行曰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林氏曰武王臨戰不敢以勝自必待天之佑已而勝之此謂俟天之休命先儒雨止畢陳蓋過論也周師未嘗血刃而紂眾自相屠戮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禹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禹湯所行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為之資耳○新安陳氏曰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愚謂漢高入關除苛解饒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

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



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

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

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

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

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關文案此篇

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如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味爽丕顯旁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

縱武王自伐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且如西旅之贄費

了太保許多氣以此見得武王做工夫不及湯遠甚先生所謂

觀詩書可見者愚竊以為如此先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

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為爾

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

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王氏曰醇厚其信使天

下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

所以勸忠○呂氏曰武王至此夫何為哉無為而天下自治可見武王能還唐

虞風俗於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為之治乃恍

然若存焉○唐孔氏曰此篇體裁異於餘

篇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彘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

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  
 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既生鬼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案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  
 月生鬼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  
 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鬼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鬼之  
 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  
 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  
 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關文以今考之固所  
 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  
 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  
 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  
 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  
 辭非武王之

**輯錄**

武成月日譜一月以孔註推當是辛卯朔壬辰旁死鬼  
 孔註云二日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三日戊午師逾

孟津二十八日二月若前月小盡則是庚申朔大盡則是辛酉朔癸亥陳于  
 商郊庚申朔則是四日辛酉朔則是三日甲子勝商殺紂或五日或四日漢  
 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閏月李拔書說是  
 歲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鬼推之若不置閏則下文四月無丁未庚戌  
 矣其說是也○若前兩月俱小則此月巳丑朔一大一小則庚寅朔俱大則  
 辛卯朔三月若前三月俱小則戊午朔一大二小則己未朔一大一小則庚

申朔俱大則辛酉朔然閏月小大計必無辛酉也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二小則己丑朔一小三大則庚寅朔哉生明王來自商三日既生鬼諸侯受命于周十六日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丁未祀于周廟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右以孔註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鬼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鬼與丁未庚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鬼推之則二月之死鬼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鬼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一日而經以生鬼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於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粵五日乙卯又祀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識劉歆何所據也顏註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案張霸偽書有武成篇劉歆誤以為古文說見書序疏中 考定武成次序惟一月壬辰止讀者詳之並見傳 書說

**纂註** 愚案近歲括蒼鮑氏復有定本句斷處差互四月至豐一節以武成一篇每行十三字寫該三十五行少一字擬王若曰止萬姓悅服一十三行在厥四月止受命于周六行之前或以為然姑備一說

###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

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 輯錄

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

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累箇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便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格言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經說說洪範曰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是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

**纂註** 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理會甚麼零零碎碎碎賀孫

###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

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輯** 伊川說周書惟十有三祀與惟十有一年三與一須有一字錯泉州高某說一字錯下面十有三祀字是洪範本文見得武王釋箕子囚了問他若十一

### 錄

通志堂

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恐不應如是遲遲此說頗是經說

**纂註**

孔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張氏曰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

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為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意○新安陳氏曰武王下車之初以道統為重即就問箕子孟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雖封朝鮮終稱箕子而洪範終篇稱武王曰而曰汝而自稱我終不臣周也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歟○愚案西山蔡氏有洪範說傳多用之餘見纂註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

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也隲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錄**

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殷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東齋

傳集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

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乃言重其答也陞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

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

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於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案

引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

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輯錄**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為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鑑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信邪未知林說如何望折衷答曰便使而今天錫洛書

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答潘子善鯀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鯀而以開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

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東齋集傳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

禹以鯀為有罪而欲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自修問比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言

彝倫攸敘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答曰固是大雅

**纂註**

蘇氏曰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

巳○蘇氏曰五行一疇爾一汨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目綱壞而目廢也○呂氏曰洪水湮而五行汨便見五行一源以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何

嘗數此只就鯀身上說自數一身之彝倫爾○陳氏曰九疇謂之彝倫蓋天下自然之理也聖人推之天下則為彝倫勒之於書則為洪範○真氏曰龜所負

通志堂

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初是也○節初齊氏曰彝倫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也

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

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

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

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

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輯錄**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簡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備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恐自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

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其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可學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前四者乃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惟此說好節初一次二此讀音豆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 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並東齋

**纂註** 孔氏曰此以上禹集傳民之有福君所當嚮民之有極君所當畏道夫

下箕子所陳○陳氏大猷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賈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室思慮則麤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

故居五行之次○王氏曰皇極立本三德趨時○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為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

人之道得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字也又曰自歲至

通志堂

曆數五者如網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  
 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庶徵驗我之得失於天也  
 福極驗我之得失於民也○蘇氏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六極之極窮也苦  
 也○張氏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復齋董氏  
 曰董仲舒劉向洪範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雖其援引  
 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麤若可信然其所配止於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  
 四者則不可得而配此其為說固已拘泥不通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衍  
 其一而無所當則於咎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  
 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一五行一曰水  
 眉山蘇氏雖不若漢儒之鑿然其相配亦止於五疇而已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

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輯錄**

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

此東齋集傳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革從而又能革也德明潤下潤溼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東齋集傳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人之革答曰不然是或從或革爾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大雅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盤便是從更要別作一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個從革作辛是其氣辛粹曲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

**纂註**

介軒董氏曰大抵天地之間太極判而為陰陽陰

乎氣氣不離乎理故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三者皆陽之所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二者皆陰之所生析而言之為五行對而言之為二氣豈無其理而自爾哉五行之神運於天則為春夏秋冬上寄旺於四季而名曰沖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本未嘗相離也五行之質存於人心者為肝心肺腎脾五行之神合於人身者為仁義禮智信質者其麤也神者其精也亦未嘗相離也○徽菴程氏曰五行者八疇之體八疇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溼一燥一溼之流為水燥之燥為火溼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剋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其終皆為土五行之相生所以

相繼也其相克所以相治也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非止於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即稼穡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於灌溉也炎上用之於烹飪也曲直之斲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器用也○唐孔氏曰六府以土穀為二五行以土穀合為一○蘇氏曰潤下至稼穡皆其德也○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新安陳氏曰案蔡傳於稼穡獨以德言而其說皆本蘇氏上四者以性言則不本蘇氏遂覺德字下得未順西山說於此云土之性不可以一二名而其用盛於稼穡稼穡所以養民也却元不用德字○愚謂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酸木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擦齒酸之說恐未然

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

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

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輯錄**

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

彌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備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為之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 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 問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人陳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八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溼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類配備問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聰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恭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貴靜密賀孫又謂理治 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並東齋集傳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發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道夫

**纂註**

唐孔氏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

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雖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蓋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斷決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觀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蘇氏洵曰經之次第五行以生數至於五事求之五行則相克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克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

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次第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亦然右洪範論東坡亦同○西山蔡氏曰貌言視聽思五行相克之序也即五常之序也貌以生為木言以斷為金視以明為火聽以聰為水思以通為土皆自然之理也○蘇氏轍曰人之身蓄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言之詳矣醫者捨此無以治病漢儒以言為金聽為水得之矣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勉齋黃氏曰水貌兩太陰火言陽太陽木視煥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為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使自昭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徽菴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貌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其主宰為思又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博會莫能相通于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與屬不同配者對峙而為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為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

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案素問言相生亦有不合木水易置乃可五行傳言相克亦與六府五行五事之序自上克下者不同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陳氏經曰五事以思為主猶五行以土為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而居中者也○李氏杞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為之效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新安陳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能以敬為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充而極於肅又哲謀聖矣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內外交盡以致夾持之功五事固以思為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為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益於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漉乎 三八政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

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

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唐孔氏曰八政用於民以緩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之說非是○陳氏經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史氏漸曰政莫大於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 四 五 紀 一曰歲 二曰月 三曰箕子裂而為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

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宣**

唐孔氏曰五紀五者為天時之經紀也○王氏曰曆者所以紀數○微菴程氏曰與庶徵相關

而不同者彼以徵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於授時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

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釋**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荅項平父今人將

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便有肅又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皆從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

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泳皇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故雖不協於極者君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皇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上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于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人傑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斂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為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亦此意人君先正其身故又有五事之說若以皇極為大中則與五事似不相干漢儒如谷永書建大中五事猶相通說今之所謂皇極者只是順從無所可否經說漢儒說中字只是五事之中猶未為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略略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賀孫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視中央中央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望之一齊看着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于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

通志堂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能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

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廉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

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

能也**輯錄**有能有為是有才之人嘗疑正人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為善與無常產有常心者有異泳 正人與辨傳異餘見後皇

也**纂註**西山蔡氏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陳氏大猷曰上一節是廣

辨**纂註**大以獎育人才此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新安陳氏曰正人有四

說引康誥惟厥正人以為官之長者為安於人民之分及上下文理相協汝則

錫之福汝雖錫之福二福字只當與上文斂時五福作一樣說蔡氏用古註爵祿

之說使人疑焉作汝用咎辨加一報字未曉此句蔡傳為優無好德則福之本

已撥君雖錫之彼無以受之矣此疇首言建極錫福皆為民言至此則錫之福

雖錫之福皆為有位之人言然於此三四節首以庶民與人對言繼而念之受

之為民言也則錫雖錫為人言也雖若雜舉而實有條理大意欲若於建極之

餘於民則隨才以成之於有位之人則隨才而富以祿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

且錫福於有位之人也又案辨文分別民人三德疇人頗辟民僭忒其證甚明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作好作惡

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

黨反則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

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

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

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

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

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

不傳皇極之道其不**輯錄**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

明於天下也宜哉**纂註**作爲耳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

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覆說只是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

自有有所見矣大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既言

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纂註**孫氏曰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

別說也泳 餘見後皇極辨**纂註**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蕩蕩通達之意

平平坦夷之意○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新安陳氏

曰遵猶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呂氏

通志堂

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唐孔氏曰天下歸仁焉此歸意與彼同○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新安陳氏曰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相照應謂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息齋余氏曰下章傳指此章為數言恐未必然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

敷行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

**輯錄**

見後皇極辨

**纂註**

夏氏曰二曰字皆箕子更端之言○孔氏曰以皇極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

其順而況於人乎○蘇氏曰天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麤有象數而已禹與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象數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彛訓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也○新安陳氏曰自此以上皆身教也凡民於皇極未易悟箕子欲武王不以身教廢言教耳○息齋余氏曰傳此節易師說似隋世令民誦五教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

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

**輯錄**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

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其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緩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弊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不能使之有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於無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乎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之上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甚茫昧微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試嘗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居中而不可直謂之中中之得名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名之義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始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眾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以一言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余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六三德一

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  
爨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變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

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輯錄**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備

見下文○唐氏曰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正直

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自平康正直而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不剛不柔為正直蓋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柔克謂柔勝剛三德如是當又用之得其宜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一於剛則失之亢一於柔則失之懦患剛克之至於亢於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過而歸於中患柔克之至於懦於是從而高明之蓋引其不及而歸於中其論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矣○新安陳氏曰蔡傳云習俗之偏以彊變言氣稟之過以沈潛高明言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惟辟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之所以御下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纂註**

林氏曰此三者人主之利勢所操以用夫

三德者也此三者苟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縱三德而為皇極之用哉○吳氏曰玉食非帝王所急足以觀主威之不下移也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

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則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

**輯錄**

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使之卜筮也

以明火熬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

**纂註**

孔氏曰考正疑事當選擇知

之事○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

此卜兆也。兩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輯**

**錄**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劫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十五即龜用二即著

雨霽蒙驛克即是五行雨即水霽即火蒙即土驛即木。克即金也。淳案五兆配五行與傳二同三異候考。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輯錄**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

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著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胡叔器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先生曰貞

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先生曰如乾史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故此貞

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凡七十五占用二

**愆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上五雨霽蒙驛克也。占行推忒變也。二貞悔也。行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輯錄** 上七者卜筮

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東齋集傳衍疑是過多到底意思，是差錯了。備

**注** 王氏曰推衍其義以極其變也。如觀之否則占九四之變大有之睽則占九三之變。高氏曰有心未若無心之為公有情未若無情之為信，故盤庚遷

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東齋集傳衍疑是過多到底意思，是差錯了。備

都成王東征皆以卜筮為主。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卜

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五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纂註** 唐孔氏曰三人從二

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杜註玉兆顛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西山蔡氏曰恐非是禹敘洛

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徽庵程氏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

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為重而龜為尤重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輯錄** 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著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

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輯錄** 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

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

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各必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庶民逆吉。**輯錄** 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

逆庶民逆吉 **輯錄**

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

逆卿士逆吉 **輯錄**

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輯錄**

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

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

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

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

**輯錄**

此條龜筮皆逆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以上並東齋集傳

**纂註**

王氏曰周官有大事眾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

問焉。張氏曰決疑主於著龜故進於卿士庶民之上龜筮既從而卿士庶民

逆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

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

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曆數在躬啓能敬承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

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曆。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

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

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

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

民又不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人假至公無

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

必尚有未盡者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汝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

理必有未盡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為靜而不為則吉動為則凶矣此義至精

微雖天下舉以為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

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又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

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語

也。吳氏曰天下之事卿士庶民皆不可而猶有吉者蓋自古未之有也使箕

子之說行後世人君將有棄卿士忽庶民而惟龜之從邪說異議得以乘間而

於流俗也。愚謂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蓋所謂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若此言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初不

以上筮為先也事之可否固已默成於胷中而人謀又協矣猶有待於鬼神不

敢率意而行故卜之此見聖人謹重之至亦所以示於民使之信從其事而不

懼與惑也若人謀未從惟龜是聽誠有如吳氏所慮矣然天下之事有我所欲

為而人不悅有人所欲為而已不從亦有己與人皆疑其不可而天地鬼神自

以為可者是皆當於卜筮決之蓋人則有欲而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

而龜純乎天矣此稽疑一疇尤以龜為重非茫無底止而一聽於卜也

八庶

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庶草蕃庶 徵驗也庶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

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關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

通志堂



失其序庶草且蕃庶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  
 之卦也又曰日以暘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  
 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孤突  
 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案稽疑以  
 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微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  
 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微則本於五  
**輯錄** 道則有眾休之微  
 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失其道則有眾咎之微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 六者  
 庶微之目 五者備敘則庶草滋蕃豐庶即下文之休微也 竝東齋集傳問八  
 無暘常燠則無寒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微也  
 庶微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暘  
 燠寒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  
 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竝列而為六則  
 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為四端加一  
 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為時之在庶微猶信  
 之在五常不知是否先生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  
 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冰舊說謂五者以時至但下文休微為時咎微為恒不應獨舉休微且方自庶  
 微何得遽言時邪東齋集傳問吳斗南說如何曰舊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  
 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兩只屬水自分曉怎生屬得木問寒如何  
 屬金曰他引左傳金寒之證甚佳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

**實錄註**

孔氏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  
 以為眾驗○林氏曰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間○陳氏大猷曰陰  
 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  
 陰陽吹扇則成風雨暘風則游氣之聚散飛揚者為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  
 來者為之備謂皆有而不闕敘謂應期而不亂○陳氏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  
 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止言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  
 ○唐孔氏曰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  
 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  
 處故土氣為風下言百穀用成此言庶草蕃庶成則穀必成矣舉輕以明  
 重也○西山蔡氏曰貌木其微為雨言金其微為暘視火其微為燠聽水其微  
 為寒思土其微為風曰時者五者與歲月日各以時應也○徽庵程氏曰庶微  
 之目六有氣與候之分雨暘燠寒風五行之氣也時五行之候也五者來備以  
 下言庶微之氣時謂歲月日時之時王省惟歲以下言庶微之候氣以驗皇極  
 之得失候則并驗乎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也一得一失有則俱有氣候之  
 類應者亦如之不必如漢五行志之支離也○新安陳氏曰時有二說孔說指  
 為時雨時暘之時但該後一半不着程氏本王林之說以氣候二字分之其論  
 遂闊大該貫然孔說亦當存之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  
 屬土獨闕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證之風為  
 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葵初王氏曰案吳斗南以雨暘燠寒風屬水火木金  
 土序與五行五事相符引諸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以孔氏陳氏之說補之  
 極合造化雨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  
 木氣猶未當

**通志堂**

無亦凶

**輯錄**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  
子不得無些子不得冰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

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

若曰蒙恒風若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  
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  
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  
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  
者孰能

識之哉**輯錄**今人讀書麤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  
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  
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入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  
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  
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符舜功云謀自有  
顯然著  
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符舜功云謀自有顯然著  
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  
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  
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喫棗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  
常底棗如煎藥台用棗子幾箇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  
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涉範庶徵固不是必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事多  
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

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又却要一齊都  
不消說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了做譬喻說了這也不得荆公固是也  
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荆公全不相  
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賀孫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  
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  
應統而言之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  
與於暘又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  
有象肅者雨之類入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東  
齋集傳問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時舉竊以為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  
以鬚髯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  
陰也陽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  
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恒寒應之僭則  
不又豫則不哲蒙則不聖故恒暘恒燠恒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咎曰大槩  
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  
木寒屬金其說孰

**集註**林氏曰五者中節五福之證不中節為六極之證來  
是可試思之周備以敘非其自爾是君休嘉之證也極備極無亦非  
自爾是君咎過之證也休咎在此而徵驗在彼肅又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  
時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五者之恒咎之徵也氣一失其和則必自  
省曰是吾之咎歟故思去其咎而反其休五者之咎聖人雖無之其徵則不可  
不自省也○陳氏大猷曰肅之反為狂狂則蕩故常雨若又之反為僭政不治  
則僭差也僭則亢故常暘若哲之反則猶豫不明故為豫豫則解緩故常燠若  
謀之反則不深密而急躁急則縮粟故常寒若聖之反則蔽塞不通而為蒙蒙

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故常風若又曰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銷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李氏杞曰休咎之分皆起於君一念之微○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微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微無不應矣絲埋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爲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復齋董氏曰將以防其君之失適以啓其君之惑○伏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爲微也王者之失得其微以歲

卿士之失得其微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微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繫一歲之利害有繫一月之利害有繫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錄**

王省惟歲言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備問王省惟歲三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備

**纂註**  
林氏曰自五者來備以下申言曰雨至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以下申言曰時之義或以曰王省惟歲以後爲五紀一疇之傳錯簡在此非也九疇雖別爲九實更相經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新安陳氏曰此曰

**歲月日時無易**  
字蓋更端而言庶徵之候卿士師尹不言省蒙上文也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

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谷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谷徵言日月歲者

著其小也

**輯錄**  
此覆說時之徵歲統月月日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

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爲咎證東齋集傳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

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赤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人之休咎繫乎上人之失得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

**輯錄**

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併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案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說以諭人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證之事也並東齋集傳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數箕以其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義網漉魚底义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兩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者蓋箕是東南方屬巽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備

**纂註** 西山蔡氏曰王卿士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故此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早行陰道多雨水日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多風為早移而西入于畢則多雨為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日月月

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寒燠風既微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于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新安陳氏曰案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戾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息齋余氏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於此不言曆數者曆數所以推天運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唐一行日食議中有曆與占之說甚精○沈存中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向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暮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

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輯錄**

休咎徵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

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天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東齋集傳

**纂註**

孔氏曰壽百二十年唐孔氏曰世有長

壽云百二十年故傳言之未必有正文○林氏曰唐李泌云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微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微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為富不仁作偽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為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為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非福矣故考終命終焉此之五福即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為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基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好德則必得其壽為世考老無德而壽固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於建皇極哉○王氏炎曰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與考終命各一福也○王氏曰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顧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者未必為福賤者未必為極故桀紂貴為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

憲到今稱之○徽庵程氏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 **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三曰憂** 四曰貧 五曰惡 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天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

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繫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 **輯錄**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東齋集傳五福六極曾子固說之理微矣 得好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踈如以百般皇極配庶微却外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微自增自損皆出己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己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云云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說夏唐老九疇圖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 **集註** 王氏炎曰比于死刑仇牧死亂狼曠死戰亦凶乎楚五事便有五福備 執晉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

斃牖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強於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特以居六極之終○息齋余氏曰六極大率五福之反好德無反者求在我者也○愚謂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旅葵**

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葵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輯錄**

先生曰近諸孫

將旅葵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凡

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葵案說文曰犬如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躡階而走靈公呼葵而屬之葵亦躡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葵之本序

**纂註**

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則後世之君便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不得不戒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求白狼白鹿者公羊傳釋音躡丑略反猶超遠不暇以次

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

**纂註**

新安陳氏曰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

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自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意失矣○林氏曰穎達以器用為一或謂羽毛齒革之類器也牛馬大龜之類用也先王於四夷不責彼之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

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

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輯錄**

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先生曰展審視也不當訓信時舉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如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錫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

**纂註**

如字合去聲先生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

王氏十朋曰苟非王德所致其頌也以物不以德○陳氏曰四夷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私其物所以示錫予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玉亦德所致也○呂氏曰聖人公天下為心天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已然一視同仁之中文理密察未嘗無等差自親及疎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蘇氏曰展親展布親親之意○新安陳氏曰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足以昭君之不德物皆君德之所致則此物非徒物也即君之德也易字從傳為明展親從蘇為優

**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

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纂註**

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德盛則心無限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也○孫氏曰君子者天下之所歸心也待之不以禮則君子去矣何以盡人之心小人以力輔我者也使之不以禮則小人

怠矣何以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纂註**

炎曰心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耳目為主而心為所役則物交物而為所引百度何由而正○陳氏大猷曰受整是役於耳目之玩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則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

**註**

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呂氏曰恃整之所指如意而有玩忽人之心則人必以為薄德矣故喪德以整如人意而受之則玩弄於物溺志於此而不自覺豈不喪志○新安陳氏曰喪志則亦必喪德矣未有溺志於物而可以修德者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

於安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

**輯錄**

銖問志以道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者聖賢相授心法也

接字如何先生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

**纂註**

陳氏大猷曰受整則志動於物以道酬應也又曰志我之志言人之言

獻必甘言以求納亦必有言其可納者太保言不當受乃苦言逆耳以道揆之則知所從違矣○呂氏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知言內

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 孔氏曰游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纂註** 陳氏曰志言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之物矣遠格則邇者可知邇安則遠者可知又曰寶賢則天下安然

鳴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

勿細行一簣指受爨而言也 **輯錄** 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 **纂註** 王氏十勿曰此書始終皆

曰嗚呼始欲其慎終欲其勤也○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謂小物易所謂庸行受爨雖若小節所損其大○呂氏曰當於一頓一笑一動一作之時子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足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林氏曰世豈有為山者哉蓋假說以見意爾孔子之言蓋本乎此夫却一爨之獻亦細行爾而世王之兆實見於此箕子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必思遠方珍異之物紂之亡原於此豈在大乎此所以言不矜細行而欲享世王之功也○陳氏經曰一簣之虧是為山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

允迪茲生

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

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纂註** 王氏曰休

一篇之言○愚謂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累德然其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說而旅之爨可以不受吾之訓不可以不從固以明矣聖人而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者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漢文帝無太保之訓而却千里馬其賢矣哉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輯**

**錄** 金滕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本末故敘之於此文集 **纂註** 孔氏曰書之以金不欲人開○鄭氏曰凡藏秘書皆然非始周公○王氏曰休曰滕緘也以金緘封若今鎖然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纂註** 蘇氏曰弗

擇○陳氏梅叟曰是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

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茲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滕之書以

通志堂

書傳卷四

三

卯弘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新安陳氏曰蔡傳非孔註專以穆為敬是矣而共卜亦未然也以昭穆之穆證之有幽陰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

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

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

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復齋董氏曰古者有事入廟則為壇以祭禮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為壇也○林氏曰植璧於壇秉圭於手○陳氏經曰夫子曰丘之禱久矣子之不禱為已也周公之禱為君親也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伊川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史乃冊

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

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子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案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新安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不可謂無此理也予仁

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

但指服事新安陳氏曰謂已仁於父元孫不如且

通志堂

之命也謂之寶

**纂註**

新安陳氏曰敷廣佑助四方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

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

珪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藏璧與圭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

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輯錄**乃立壇墀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

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輯錄**王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五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

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爾

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

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三王

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

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周

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五子

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

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材多藝自能服事天賀孫問周公代武王死亦

有此理否曰聖人為**纂註**林氏曰自惟爾元孫某至我乃屏璧與珪即冊上

之亦須有此理賜**纂註**所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記載代以某字冊人

以諱事神諱名始於周也自太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丕子○張

氏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大位者姦之窺危病者邪之伺異時三監之叛周公

之先見微矣○林氏曰且多材藝元孫之死不若且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

且之生不若元孫之生○新安陳氏曰元孫不若且非公自誇而貶武王蓋欲

代其死不得不然言武王不救則天命墜宗社亡非過為危言理勢實然也後

來王崩在定商八年後三監之變尚如此况克商二年乎周公忠誠懇切欲代

王死以輸危急蓋以武王一身宗社生民之身周公之禱非獨**乃卜三龜**弟為兄臣為君乃為先王禱為天下禱為萬世社稷生靈禱也

六吉

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

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

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

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

武王**纂註**薛氏曰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凡卜君

也**纂註**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折然證以詩之語則卜看兆體亦

可通上**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

通志堂

非周公始為此置藏此

**輯錄**

既克商二年止王翼日乃瘳

**纂註**

林氏曰請

冊祝為後來自解計也

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

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輯錄**

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弟止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

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以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

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與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輯錄**

周公乃告二公

作大誥遂

**纂註**

孔氏曰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東征文集成周道告我先王○呂氏曰舜封象於有庠所以為至仁周

公以法法三叔所以為大義事異而心則一也○張氏行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有怨於身則不宿獲罪於天下則必誅

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

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

**輯錄**

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

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文集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不可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言多踈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

極佳答徐元聘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處須着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習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則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答何叔京問罪人斯得或以為管蔡或以為周公官屬如何先生曰非也管蔡既流言成王疑

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啓金縢而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又問所謂居東二年即東征否先生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傳家錄有

一段云云答徐元聘與後答仲默帖同銖問金縢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馬鄭皆音辟為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乃避居東都一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

儒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為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先生答曰辟字當從古註說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與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

**纂註** 唐孔氏曰惟言居東不言居東在何處王肅云東洛味與蔡仲默帖 邑也又曰傳言三年者謂初去及來凡經三年也書云二年者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也○張氏曰罪人之得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三年初不相妨○呂氏曰方是時內而少主疑惑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恃而敢出征三年之久蓋十亂尚有如二公者為太師太保而在內可以委付內事調護鎮定於其間故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舉足左右變不旋踵矣○碧梧馬氏曰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是東征而後得罪人也若是中間白間坐了二年何以得罪人蔡氏曲成鄭說為語迂回合詩書比而觀之定從孔氏

刑辟之說其庶矣乎○武夷熊氏曰或曰所謂流言不過羣叔播為中傷之言所謂我之弗辟音避居東二年乃是周公避之而居東所謂罪人斯得則周公居東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也于後管叔懷流言之罪挾武庚以叛而後誅之耳豈有兄弟之間方聽道塗之言而遽欲致辟之乎曰不然也曷不證之蔡仲之命乎亦惟曰羣叔流言即接以致辟之辭矣曰流言者特微其辭耳三監武庚之叛固已在其中了矣蓋當是時成王以幼冲而撫新造之邦流言之變危急存亡之所繫周公以身佩安危之寄擔當重任撫機不發大事去矣故寧不顧兄弟之親不恤天下後世之議已事蓋有重於此者所以即形為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之言而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東征致辟之事也況謂之曰罪人以其煽亂王室而聲其罪耳豈流言僅及周公而遽以罪加之乎由是觀之此為何時尚可從容二年之避乎吾知公必不然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

### 鴉王亦未敢誚公

鴉鴉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于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

### 輯錄

于後公乃為詩止誚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四五矣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戩狼跋之

詩文集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鴉鴉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纂註** 呂氏曰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新安陳氏曰我之弗辟朱子初主孔註甚力後來改從鄭說且特與

九峯言之固宜九峯用師說而不敢違也然深思而廣證之從孔註甚正大從鄭說實迂晦辟即致辟如曰乃辟曰罔傲辟曰爾惟勿辟只辟之一字便是施刑於彼何待致字而後明我不以刑辟罪之則無以告先王辭甚明白若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我無以告我先王不審避之將何以告先王乎有辟字在上則居東即是屯駐以東征矣作鴟鴞詩所謂既取我子便是武庚既敗我管蔡矣三年而歸便是因風雷之變成王迎之以歸也首尾關涉三年朱子與蔡帖引避堯舜之子為證與此大不同謹疏於此以俟通經君子察之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

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

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滕之書將上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偕王啓之者非是案秋大熟繫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

之勿道者非是 輯錄 秋大熟止我勿敢言金滕 纂註 葵初玉氏曰如蔡點當云王

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

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

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啓金滕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案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滕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證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案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滕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滕書之顯晦也

輯錄 王執

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文集成王方疑周公二公何不為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誦周公而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誦也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誦之也若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

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勝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禾盡起也是咤異成王

又如何恰限去啓金勝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賀孫

**註**

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况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

立之亦非凡禾爲木所什而不能自立者則爲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築者築禾也

○新安陳氏曰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爲之雷風偃木既知周公則天爲之反風起禾

感應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邪○林氏曰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迹皆

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爲終始故於此併載之○愚謂帝王之

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負謗而

不遑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其孰能警悟而扶持

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

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水爲之自合庸非天乎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

立周公相之二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

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

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

書者因以名篇今古文皆有○案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

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

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

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

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

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輯錄**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

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

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爲之必欲

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

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

而不切殊不可曉廣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叛曰當初

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

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

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

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

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

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

亦是如

**纂註**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

此備

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捨武庚而立

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捨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

陳氏經曰使三叔監殷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吏治其

國之

意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

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

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 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

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

通志堂

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

**輯錄**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

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弔為至共音的聲非也其義止如詩中所

**纂註**

林氏曰政雖攝於周公而由己出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之辭若二典所謂咨甘誓脣征所謂嗟竊意至周時發語之辭變而為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猷越及也

孔氏曰猷道也順人道以誥天下也○陳氏曰今人誥諭人多先言我說道理與汝也○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耳何必大誥多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諭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諭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眾志非但防亂而已○馬融讀不少延為句○薛氏曰洪惟與洪惟作威同○復齋董氏曰幼謂年少冲董也○陳氏大猷曰格知格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紹天明故先謙言已不知天命也○王氏曰大誥疑有脫誤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

**閉于天降威用**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

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乎

**輯錄**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註家所及人傑

葉氏曰禮天子在喪稱予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陳氏大猷曰渡水曰涉渡說曰濟○夏氏曰敷布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於此不忘前人之大

功烈也○孔氏曰我不攸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新安陳氏曰若涉淵水畏之之深也往求攸濟濟之道也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賁敷受命是不能繼志述事而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不能奉行

天討而閉天之降威也○真氏曰天降威謂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也王者用威聽乎天而已天未降威不敢先文王事殷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也○王氏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愚案朱子深取王氏點句而蔡氏不盡從何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

**纂註**

葉氏曰自成王稱之曰寧

通志堂

考槃言之曰寧人以其在前曰前寧人皆稱武王也。○呂氏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大誥一篇之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為言。○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成王所以即而受命焉。○薛氏曰即命與金縢即命于元龜同意。○史氏漸曰文武成之際事之大者凡三皆以卜而決。文王將獵得非虎非熊之卜而太公起於渭濱。造周之謀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卜與周之基自此而定。成王主少國疑之際而三監商奄相煽而起。賴朕卜并吉故周公寧違眾而舉師不敢違卜而逆天而安周之功自此而著。周家三世以三十而興則大龜為世守之寶也亦宜。○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孔註四國作大難於京師意其指流言於國與。○蔡初王氏曰西土指鎬京為是。即牧誓所謂西土之人大難以下艱大例之是。因流言而有東征之役。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

**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

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纂註**

呂氏曰反鄙之

鄙如鄭子產曰鄭鄙邑也

**今春蠶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

**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救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

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案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

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纂註**

孔氏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

來翼佐我周國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林氏曰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予往征以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征民獻與黎獻同藥武子以三卿為主不與楚戰亦周公從十夫之意曰艱大者雖眾皆不知天者也知天之十獻為主可謂眾矣惜十民獻名氏不見於後世耳。○楊氏曰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方是時危疑之甚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盍簪之謂也。○新安陳氏曰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告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著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賢人中之著龜也此章言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決之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誥之大綱領也救寧武圖功以武字稱武王固簡明但未有單以武字稱武王之例并吉如金縢乃并是吉指龜與占書并是吉耳釋此二句古註為優

**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

**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

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

**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



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

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

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新安陳氏曰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據蔡氏則以小子為邦君等之自稱以考翼為父老敬事者據諸說則以小子為成王自言接上文言之謂是在王之宮

邦君之室及我小子之身當考成其敬翼以自反而已不可征也二說皆未允當宜與下文厥考翼其肯曰兩處一樣說而皆通可也大抵周誥聲牙又或訛

闕不可強通姑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

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怙于恤不可

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為叩我也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

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

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

輯錄 叩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為秦語平音故謂

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之叩 新安陳氏曰以大任責己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投我以

導 難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

為不義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

大矣 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

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上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

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

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

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

我丕丕基業其可違邪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纂註**

呂氏曰天之明

示威畏非以困

王曰

我乃欲輔成我大業也如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

乃所以弼之也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周公自強處即所以畏天命

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恣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

攸終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

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

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

通志堂

書傳卷四

四十七

君仲

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

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

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

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新安陳氏曰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據蔡氏則以小子為邦君等之自稱以考翼為父老敬事者據諸說則以小子為成王自言接上文言之謂是在王之宮

邦君之室及我小子之身當考成其敬翼以自反而已不可征也二說皆未允當宜與下文厥考翼其肯曰兩處一樣說而皆通可也大抵周誥聲牙又或訛

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閱者否閉而不通誌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其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誌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誌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案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

**輯錄** 諸家集字並作輔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纂註** 唐孔氏曰三節讀漢書顏師古註云匪非通用如書中集字正合作匪字義賀孫忱謹字只訓信天集忱如云天不可信間

甚異○林氏曰武庚之叛是天之悶塞而使我誌慎蓋欲其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難以成武功之所也○新安許氏曰文公謂非匪通今蔡傳解非為輔乃異師說蓋天非誠然有言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故此歸之於天非諄諄然命之也民心之所欲即是天意如此

○陳氏大猷曰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成言休以受命言反

覆諭之耳○新安胡氏曰寧人寧王前寧人皆當從前葉氏之說

王曰若

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

**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緜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案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纂註** 蘇氏曰如我昔者本意則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新安陳氏曰案蘇說文意頗順厥考翼與前考翼不可征要當闕疑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纂註**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厥養也謂人之

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纂註** 張氏曰此段當在闕氏闕之為得○真氏曰養如養寇之養友謂我所友愛之人以仇讎之人伐吾子尚可言也以友愛之人伐吾子民其可容養之且勸我勿救乎友指三監三

監本吾所親愛者一旦至此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者也伐厥子如詩所謂既取我子也民謂當時異論者實指邦君御事而託之民也若兄考指武王言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友謂管蔡子謂成王兄考之子也管蔡叛周是王曰嗚伐兄考之子也兄考之子為友所伐爾民乃欲養禍而勸以弗救乎

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

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肆故也欲其舒故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

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

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

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

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案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

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辭也越天棐

忱天命已歸之辭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與之書周

公歷舉號叔閔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

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

是肆。林氏曰王莽大誥亦曰肆哉顏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是也見翟義

傳。一說我鋪陳辭言欲其聽也。孔氏曰十人謂民獻十夫。林氏曰國家

有大議大利害紛紜不決非有大過人之智足以決定大計安能致邦之爽明

無疑哉武庚之亂邦君御事皆疑此十人者惠然而來以為可征則夫十人者

蓋哲人也十人所以為哲人者以其能迪知帝命故也。新安陳氏曰爽明國

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即民獻十夫即所謂爽邦之哲人也

亦惟此十人蹈迪而深知帝命及天之輔忱命德討罪天之法也爾於常時尚

當罔敢變易其法矧今天降戾鄰胥伐骨肉相仇事勢危迫如此爾乃以為不

可征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豈不辭意明順乎蔡氏必以十

人為十亂費辭辨之終覺首尾衡決且自爽邦至棐忱十七字中本略無武王

時之意不過硬說上耳十夫十人前後相應周公十亂予永念曰天惟

之一公不應自言之也前十夫馬融訓十亂尤未足據

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

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稽夫治田去其穰莠必芟夷蘊崇

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

其事乎蓋武庚之叛而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

不去則為不終朕畀矣

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

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案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

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

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到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

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此

通志堂

纂註

林氏曰我長

念於心則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輯錄**

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 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都

碎讀了所以曉不得

**纂註**

新安陳氏曰前一節只當與此合為一章○真氏曰此章以子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

降休命于武王凡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子者庶其在此子曷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實命我所不可違三也子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惟若茲言卜亦不外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蓋不特不違卜亦本不專恃於卜也○愚謂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子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書所以始終言之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纂註**

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之母正后辛立是為紂○林氏曰詔王子出迪語云微子去之微子當紂之時處可疑之地而去商亦遜于荒野而已及武王克商始抱祭器歸周武王使復其位初以殷之封爵居舊位也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子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至此始封之也

凡策命諸侯必有初封之辭如蔡仲之命乃命諸王邦之蔡之類此篇初無此等語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且武王猶封箕子於朝鮮豈有捨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乎○新安陳氏曰殺武庚始命微子奉湯祀者蓋紂以嫡子立為天子武庚紂子實為大宗子微子不過支子爾武庚在為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為殷後歟○王氏炎曰紂之後可絕湯之祀不可絕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

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註**

王氏炎曰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用其舊儀○呂氏曰象非止訓似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

先代典禮者蓋以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先代禮物不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考乎孔子歎文獻之不足徵與商頌僅得十二之五皆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新安陳氏曰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為一篇之綱領此章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為之使修先代禮物作時王之賓客亦稽古典為之也如立堯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修夏禮皆古人所已行者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於既往與國咸休二句所以期之於方來又曰象賢之賢獻也禮物文也文非獻不能修宋初所以能修禮物以有微子之賢也孔子時宋文獻不足徵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故尤以象賢為重前日失之於武庚今日得之於微子所以下文深取其踐修厥猷恪慎鳴呼乃祖孝恭有此賢德上可象湯德以繼前聖下可修禮物以俟後賢焉

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

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眾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纂註**呂氏曰齊聖廣淵不可分當於此識湯德之全體於寬。新安陳氏曰齊誠一也齊如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聖即惟天下至聖廣淵即所謂溥博淵泉湯之寬亦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即功之本互言之爾湯之功德傳祀六百開闢以來莫加焉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以生下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

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

公尹茲東夏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

**纂註**張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慎神人外也故言肅恭。唐孔氏曰左傳僖十二年王命管仲有曰謂督不忘即此曰篤不忘之類也。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真氏曰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古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為象賢也。葉氏曰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息齋余氏曰抱祭器歸周與商書微子篇朱傳異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

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

人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

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偏生於階

潛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偷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註**

真氏曰微子既篤於敬矣而猶勉以欽哉欲其敬而益敬也能敬始能全敷教訓慎服命以下之眾美因以戒勉期望之也。蘇氏曰當武庚叛餘以新

造之周侯前代未盡亡之賢子則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戒之辭隄防之具宜悉也乃命之曰上帝時詒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胡可及也。陳氏大猷曰服猶被服之服命即所告之命此章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真氏曰弘乃烈祖至無斃叶韻體也。新安陳氏曰慎乃服命不過如康誥之享明乃服命謂所服受之命令耳自二孔以上公服命無乖禮制為說而林氏祖述發揮之意深論竒然非此句本然之文意也必於此以為防其僭擬則於康誥復何以訓之乎此既言之

**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纂註**

呂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

爾周何心哉殺武庚義也封微子仁也。陳氏曰武庚以叛黜復命微子常情於此孰不暴白其罪明黜殷之由今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其體當如此。真氏曰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辭從容和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王氏炎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至於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酒誥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間相與言

也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竝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案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

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

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

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

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

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

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

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 **輯錄** 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

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

大學或問胡氏於皇王大紀考突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尾只稱文考成王

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嫌先叔之理格言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已意以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廣惟三月哉生鬼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纔說太祖便必及太宗也義剛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

**纂註** 孔氏曰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林氏曰又以封之乎處謙 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或曰康諡也○鄭氏曰康叔初封衛至于孫而并邶鄘地○息齋余氏曰真氏乙記云胡氏以為武王書朱子從之蔡氏辨甚力今姑從先儒以為周公作更當博考於大學衍義則明以為成王書今案不靜未戾迪屢米同等語似指武庚以後事武王之時玄黃迎師未嘗有此又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以多方所書公傳王命之例觀之似可通寡兄疑與康王之誥寡命同義據此等處理或然也又曰嘉禾序傳謂得

禾與風雷之變同時金縢傳謂風雷在未東征之先而此篇解題論叔虞之封又引東征為說皆所未合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氏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林氏曰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惟內五服也○

葉氏曰列國大夫入于天子之國皆曰士春秋傳晉士起是也○鄭氏曰君行臣從卿大夫士皆見也此二家訓見士不作事始存之○潘氏曰勤猶杖杜以

勤歸之勤洪大也經之言複者多矣○王氏於此章無解○新安陳氏曰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

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得民心也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

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

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云云之類參以召誥日月昭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強附之此全不相應





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  
 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適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  
 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

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  
 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通文考又欲數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  
 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  
 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  
 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眾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  
 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  
 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  
 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  
 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  
**纂註** 林氏曰雖求老成法往古又當弘于天召誥曰  
 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則無遺壽考其稽我古人之德又能稽謀自天  
 即此意○吳氏曰苟卿以弘于天為弘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  
 覆于天謂欲康叔保乂民如天之弘覆

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  
 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懋懋不懋**

恫瘝瘵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  
 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

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  
 豫乃其所以乂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  
 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  
**輯錄** 恫瘝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  
 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 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爾 問惠不惠

懋不懋曰順其所不當順勉其所不當勉  
 亦通當順者不順當勉者不勉此說長廣  
**纂註** 孔氏曰治民務除惡政當如

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恫瘝乃身敬哉其下即當敬之事○呂氏曰命  
 爾為侯非富貴之也乃委痛病於爾身爾上則天難忱下則民難保非恫瘝乃  
 身乎○陳氏經曰不必求之天求之民可也不必求之民求之心可也○孔氏  
 曰怨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林氏曰致  
 怨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必順於人而  
 勉於己怨庶可弭也○吳氏曰惠鮮鰥寡惠所不惠也克勤小物懋所不懋也  
 如是則可無怨○張氏曰惠所不必惠  
 無所不惠矣懋所不必懋無所不懋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

**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  
 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

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  
 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輯錄** 鼓之舞之謂作言  
 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大學章句鼓之舞之謂作言曰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  
 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

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其同  
 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爾  
 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皆所以應而保之也○陳氏大猷曰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心所視以  
 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  
 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

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  
 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

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  
 殺之意歟

**輯錄** 王氏曰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槩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集註** 蔡氏元度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呂氏曰式法也不典式因為敗常亂法事也○新安陳氏曰小罪不  
 可不殺小罪怙終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  
 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怙終  
 者皆殺之也此又  
 宜於作不典觀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

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  
 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  
 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  
 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輯錄** 若有疾刑人如痛  
 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必不察刑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  
 以服其心宜民勅懋而且和也○林氏曰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誠  
 然蓋人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舉斯心以加諸彼則  
 無往而不為仁矣○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己疾則調治無所不至必盡  
 棄其咎矣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民必康且乂矣先言有疾  
 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新安陳氏曰此處三言惟民其必加以

後之二譬使民棄咎康乂  
 而後可全其勅懋和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  
 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案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  
**輯錄**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劓刑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  
 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正在  
 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廣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  
 劓刑人則無或劓刑人矣言其責之在己也須改其句只是說非汝封刑人殺

通志堂

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刑人則人亦無敢劓刑人耳先儒作四句讀故不得其說而蘇氏破句讀之陳林宗之誤矣廣案蘇氏以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為一句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

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案篇中言往數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 **纂註** 呂氏曰汝列是法以司牧有眾商人舊刑自有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纂註** 倫敘若周室之法則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

邦國之法從殷民之便殷罰之有倫者可從也○陳氏大猷曰上章樂言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門梱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為王朝之卿明矣為司寇與即衛封兩不相妨往來乎朝廷邦國之間何往不可呂陳內事外事外庶子之說極當蔡氏何必疑之而乃添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一句朱子正闢成王封康叔之說乃自伸一足與人拖之何也權用殷罰有倫者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必師用殷罰為哉味此語愈見得此為武

王之書也司字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 屬下句亦未順 **纂註** 陳氏大猷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

**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 **纂註** 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而要之之要同鄭註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林氏曰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要囚之意○新安陳氏曰案歐陽公龍岡阡表載其父崇公任獄官每為囚求生道嘗曰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亦合此意 **王曰汝陳時臬**

**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

**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數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

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

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 **纂註** 孔氏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纂註** 曰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陳氏大猷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夏氏曰又須用其刑殺之合於義者

不可使是法司觀望於汝遂屈法以就汝意○新安陳氏曰雖盡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即呂刑所謂雖休勿休曾子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 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

通志堂

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

**纂註**

新安胡氏曰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

心實相知所以深

相孚契相戒飭也

不畏死罔弗慙

**註**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啓強慙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

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

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

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

大慙即上文之罔弗慙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

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

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

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

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

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自我得罪也葉說雖然

不罪之則民彝泯亂也廣

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林氏曰弔讀為弔閱之

弔弔閱其恃人倫如此無乃我正人之罪乎○張氏曰民之秉彝民彝常性之

謂也○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

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

**纂註**

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新安陳氏曰案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

言慎罰而速懲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功不率而後方嚴齊

不率大

民之刑何用法峻急之有又案此章孔註甚明蔡傳從之當矣

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

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

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

之可也○案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

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

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纂註** 孔氏曰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哉○真氏曰呂說似得之與下段相應蓋夏者二物相擊之謂○一說夏擊也

承上文如此而猶不率從乃大夏擊以痛懲之上文寇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新安陳氏曰不率大夏一句或以屬上文

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孔訓夏為常固不通蔡訓夏為法亦未見所本後一說其庶幾乎然此句合闕疑○孔氏曰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

之譽○林氏曰况汝衛國之臣如庶子者與眾官之長及諸小臣皆當分別其善惡以播敷教化而造成斯民善譽然後無曠其職苟不念此不用此以病其

君是乃長於為惡朕亦將惡之矣率殺謂案法殺之也○吳氏曰速由茲義率殺即前文王所作罰刑無非義也○王氏曰休曰前言

速由文王作罰刑此言茲義豈非指文王之義刑乎

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

亦惟君惟長不

德用又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

責其臣之深厥若也哉

**輯錄** 乃非德用又言汝若寬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為威虐汝之

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聖人刑人正法之意也

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

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輯錄** 文王之敬

**纂註** 林氏曰典者天敘之典即父子兄弟之常道敬典者敬敷五教也

裕民寬以誘之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然爾之裕民豈他求哉惟文王之敬忌而已敬則有所尊而能順其所為忌則有所畏而能戒其所不為○陳氏

大猷曰民之不孝不友由不知敬五典也敬則律已嚴而感率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

忌刑乃能裕民耳弗念弗庸既以為朕愍則敬忌裕民人其有不懌乎○唐孔氏曰敬忌謂敬德忌刑○新安陳氏曰前之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兩言速由何其速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陳氏大猷曰此上三節疑有錯簡

諸家皆意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

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

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

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

也 **纂註** 孔氏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治民乃欲求等商先智王〇林氏曰我今其惟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安治斯民者作起而求之求如

敬以求之之求〇陳氏曰以作民之求君者民之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於無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於危〇真氏曰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

於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又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

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〇新安陳氏曰作求林說為優 **王**

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

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

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止

上

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

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

況曰今庶羣腥穢之 **纂註** 新安陳氏合孔林陳三說以補之曰我惟不可不

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纂註** 監視古義即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故告汝以德

之說於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

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

其將罰殛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為有罪況曰

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追天之罰殛可乎爽惟天其罰殛我與爽惟民迪吉康

同爽惟蓋當時語此王責己以勵康叔也要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

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闕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

**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

**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

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

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

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如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輯**

**錄** 蔽時忱陳說陋至 **纂註** 陳氏曰毋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變常之法皆

誠為小人所賣 **纂註** 起怨之道也蔽如一言以蔽之之蔽惟斷以至誠

則能不惑於非謀非彝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

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於不誠也〇陳氏大猷曰

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彝王恐叔

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感太宗者故戒以勿用

通志堂

而惟斷以至誠也。不則敬德大法古人之敬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也。慮其悠悠而欲其汲汲故以敬德言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欲其安汝心安則恐其警省不至也故又欲其回顧汝德顧則又恐其察慮之太迫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庶能優游寬裕而與民相安矣。真氏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寬政但自無作怨以下數句行之優裕即所以致民之寧而民不瑕絕之也蓋為善未至於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

**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

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纂註**

爾雅曰肆今也。復齋董氏曰肆語辭如肆祖厥敬

勞肆往姦宄皆語辭也。陳氏大猷曰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誥命高乃聽猶尊所聞。孔氏曰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蘇氏曰高乃聽聽于古也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所聽豈不高乎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

**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

**輯錄**

殄享世享皆享于天子廣

**纂註**

李氏杞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是民之綱要莫大于此。新安陳氏曰勿替所當敬之典常即前所謂罔又克敬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

之矣弗念弗聽則殄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末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案吳氏曰酒

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眾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案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妹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正誥誌之意其事則主於妹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體也

**輯錄**

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邶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必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嚼他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

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歎想得被這幾箇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側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答曰孔子雲亦不曾見大雅**纂註**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康叔言後方呼康叔名以丁寧之至末云矧汝剛制于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纂註**孔氏曰妹

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妹古沫字沫水名因水名地○新安陳氏曰提起頭說今明大命令于妹邦大命即下文是

乃穆考文

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

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誌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誌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誌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誌庶邦云**纂註**新安陳氏曰案昭穆

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訓邪穆穆之證非也○王氏炎曰官正曰長亞曰少御事治事之臣也有正有少○唐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呂氏曰天下之物無一不本於天以酒論之麴蘖水火之劑皆天所為天之降命所以使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此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為酒所困即天之降威也○林氏曰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矣**天降威我民用大**

**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

**辜**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輯錄**朱子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

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去其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室之以土不知土既窳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纂註**林氏曰聖人所為而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為天降威蓋古人於事之成敗未嘗不歸之天。天雖高高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為孰非天之所為哉。陳氏曰此文工誥庶邦庶士之辭。○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天降威當對觀。設酒之初意本為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史氏漸曰吾竊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力其所以為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

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母同彝常也。  
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纂註** 陳氏曰此文王又誥教庶邦庶士之小子。○林氏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蘇氏曰有正有所治也。有事有所作也。濁酒則正事曠矣。故不可彝酒。○陳氏曰有正有官以治之有事民各有業也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林氏曰無常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所當飲而飲之故於庶國之飲者惟因賜祀胙而已。○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中無所主則為麴蘖所迷矣。  
**惟曰**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

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  
呂氏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

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當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欲其合而為一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真氏曰民蒙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蠢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

一不以謹酒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敬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

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敬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費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

**纂註** 息齋余氏曰惟天不畀純侵我國家純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皆作純字絕句而妹土嗣爾股肱純則以純字屬下句何邪。○孔氏曰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

通志堂

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蔡初王氏曰肇訓敏未有曉證之經中肇修肇造孔訓只作始為歸路○新  
 安陳氏曰何以見其純一之行以先藝黍稷後遠服賈無非續其股肱之力而  
 其用心惟在於事考長養父母未嘗分心於他適也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  
 事於服賈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亦風俗之厚也服田與服賈者皆以孝  
 養為心尚奚暇於縱酒哉○呂氏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使用酒者  
 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  
 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真氏曰此兼農商言之於理為長 庶士

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

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  
 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  
 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  
 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  
 案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  
 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

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

**纂註**

孔氏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

飲食醉飽之道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食於祖考矣○王氏曰非者老不  
 敢醉飽○陳氏大猷曰惟君上下疑有關文○林氏曰大能進德至於耆老則  
 爾得以飲食醉飽蓋先王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凡以致其醉飽耳作  
 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庶幾能進饋食於祖考乃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  
 皆以為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乎○新安陳氏曰  
 蔡氏於羞者之羞訓養羞饋祀之羞訓進不如古註皆訓為進自介之介愚竊  
 謂剛介以自守也當如介如石不以三公易其介之介自介以用逸則以介然  
 自守之節操用於歡然自逸之宴樂以介用逸非以逸為逸雖逸而不過矣此  
 數句以稽中德為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逸  
 必持之以介而非介不逸以此乃可為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  
 德可克之為大德也德之一字為酒誥一篇之綱領譬之救于丈渾之一寸膠也  
 上文之德將無醉下文之經德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相照應云

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祖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

文王誌酒之 **纂註** 新安胡氏曰蔡氏訓棗祖本孔氏當闕之○陳氏大猷曰  
 教其大如此 風康叔法之以率臣民也自首篇至此欲其法文王○真

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為職此之由何邪但  
 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吳

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公代成王之言何為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達孝不應遽忘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

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

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纂註唐孔氏曰周受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林氏曰經德秉哲乃商先王持養到處○陳氏大猷曰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王氏炎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

事兼小大之臣皆可稱也○新安陳氏曰上文言周受殷命故舉殷代之以酒興亡者以為戒此先言殷先王之不以酒而興也迪畏以下數句與崇飲正相反商人以尚敬為法尚飲為戒曰畏曰恭皆尚敬之謂也尚敬則百善成尚飲則百邪生○真氏曰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

之君臣既一於敬舉天下之物欲不足以動之況荒敗於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幾宜深味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祇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

不敢沈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

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纂註陳氏大猷曰越及也伯諸侯之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湏于酒不敢

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為亦不為也祇辟敬君也○陳氏經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為心己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堯舜之兢兢業業此畏也後

乎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祇懼此畏也商先王恭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為能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

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敢飲亦且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一全章言商先王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

為心故不暇湏酒而興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

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  
 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  
 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  
 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  
 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于受也受沈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  
 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

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  
 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  
 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  
 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自酒腥之  
 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  
 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笱註**

蘇氏曰祗適也適足以為怨仇之保。陳氏大猷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畏  
 紂死滅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真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很水火  
 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馬氏曰古民人字通用。新安陳氏曰  
 此繼言紂以酒酒而亡也紂之君臣上下一以荒淫為心故沈湎于酒而亡欲

康叔戒其所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反相應前曰祀茲酒此曰弗惟德馨香祀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設酒初意本以祭祀今不以祭祀而惟用於羣飲無馨香  
 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亡何待前曰天降威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此曰天  
 降喪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亡之事以實其說也前曰自  
 介用逸繼曰不敢自逸此又曰不惟自息乃逸罔愛于殷惟逸自介用逸以介  
 用逸也自逸乃逸惟逸以逸為逸也使不以剛介之介訓之而但曰助曰副則  
 與此所云逸者何以異哉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

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為大監撫

**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  
 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

命矣我其可不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纂註**

新安陳氏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  
 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

制酒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

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

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  
 誌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

通志堂

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何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於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傲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劫汝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為治孰能禦之而況

**輯錄** 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必於酒德也哉

**纂註** 王氏曰殷獻臣謂獻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儒之表道夫 謂四方諸侯接於衛者服休者以德為事謂在位者也服采者以事為事謂在職者也成康叔劫汝于酒先當劫汝所賓所友所事之人亦畏相之類也○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故劫汝及侯甸男衛上言殷獻臣下言獻臣之為百宗工者此獻臣乃周官之致仕里居者○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陳氏傅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蘇氏曰酒非剛者不能制○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不能制○新安陳氏曰剛制固劫汝之意而用力加重焉亦前自介之意也此章有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劫汝以上所戒勅曰剛制

以己所檢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

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者而殺之○林氏曰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是周人已率教者也而或羣飲不可不嚴為之法商人則反是○史氏漸曰王非果於殺也飲至於羣壞風俗者也商人羣飲固已不善此風又及於周人則何以為國邪故於商人則待之以教而使悛於周人則嚴之以殺而使懼其云者非必殺也

有殺之之理也語曰其然豈其然乎傳曰天其或者其之為言有疑意存焉將開其恐懼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罪之念初不必於殺也○劉氏真曰此書不責商民之酒淫而責在位之躬化商之故都大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百官有司自周而往者亦有之自矧太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羣飲指此輩也使民為羣飲有司之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之于京師乎執歸于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嚴為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

以在位者為言而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

工乃滔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滔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

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纂註**

愚謂殷諸臣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

有斯明享乃不

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忘之也

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

**典聽朕志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

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纂註**

唐氏曰或曰誥志或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志何也曰志者為教之心教者為志之辭○新安陳氏曰汝常常主於聽我志謹之言酒誥一篇始終以志慎言始曰厥誥志庶邦庶士將終曰劼志殷獻臣篇終又曰汝典聽朕志志之一辭一篇三致意又提其要以致諄切之訓云案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說者不同句讀亦異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沈酒于酒唐孔氏略轉一機謂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沈酒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王氏曰汝司民有酒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為之辯以為無罪蘇氏曰當專一司以察沈酒若以汎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呂氏讀勿辯為句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諉之舊習實乃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勿辯乃司為句其說最優於諸家然

此句恐有脫誤不如闕之○愚謂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復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

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輯錄**

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半稱王曰又稱汝為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

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卓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臣下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闕之又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

**纂註**

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

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蔡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踈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新安陳氏曰邦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巨室者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巨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庶民及臣達之是邦君一人之心其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通達於大家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

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眾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

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貨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痕也此章文多未詳

**纂註**

新安胡氏曰蔡傳僅訓字而云此章文多未詳信當闕之類都不可曉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

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

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

衛侯為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刑康誥反覆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飲為務而曰予其殺時同于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告戒於此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之屢及於殺而意或偏倚於刑也故此篇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為言仁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于無刑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之心歟

惟其塗丹雘稽治也敷蓄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塗泥飾也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

惟其塗丹雘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輯錄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稽田

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集註蘇氏曰敷治也

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備陳氏大猷曰

數開墾也爾雅田一歲曰蓄孫炎曰蓄始去草也孔氏曰陳列修治疆畔

也左傳如農之有畔說文畎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

孔氏曰垣牆也馬氏曰卑曰垣高曰墉說文塈仰塗也穀梁傳焚雍門之

茨范甯註茨謂茅蓋屋也陳氏大猷曰具麤曰樸致巧曰斲唐孔氏曰雘

是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雘則是朱色者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

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

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

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纂註唐孔氏曰夾者是人左

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右而夾之故言近夾音

協左傳以夾輔周室夾音甲陳氏曰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

感動之懷來諸侯為已夾輔庶邦享上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其來享也亦

皆盡用明德非勉強而然也式法也用明德則先王之典也後王式典法先王

之用明德而已如是則集庶邦丕享矣前之庶邦享未盡丕享今日丕享則無

乎不享也新安胡氏曰朱子既謂自此章以後為他書錯簡誤皇天既

綴於此則不當復以武王命康叔解之只作臣告君之辭可也付中國

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輯錄尚書

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

先王受命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使之使不乖懌之使



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乎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已若  
所以懌迷民及用以懌先王受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間乎

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

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

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過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

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

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三監之監此之監去聲監觀之監已乎君其監觀于茲臣所祈於君惟曰欲自

今至于萬年當為天下王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曰萬年惟王若止於長

有天下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也意實公而非私於王

家也其人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讀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編錯簡讀之

庶其免於穿鑿云○蘇氏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

所付為言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復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

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

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

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

劉錡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

促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錡及

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

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蔡初王氏曰蘇氏此論大

為有勸戒有裨世道迷作必有此等議論方可行世

書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